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二十九編

道德小說

一

東

緣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0 6579 2

日本理學博士箕作佳吉原著

動物新論

山陰杜就田

合譯

上虞許家慶

定價大洋一元

山陰杜亞泉校訂

全書二百七十餘頁洋裝一冊

吾人廁身自然界中。而欲自知其所處之位置若何。必當先就各種動物悉心推勘比較而後得之。且其體軀之構造生活之方法。與人最近。一一詳求。皆可借鑒之。而為吾人開智之具。現在坊間所出之動物學。以教科書居多。而備為研究參考之用者。尙未多見。是書原本。係日本箕作佳吉氏所著。採擷達爾文、赫胥黎、奈端、赫智爾、諸名作。參以己意說理。既新穎而措辭極有興味。更佐以精圖多幅。全書共分十五章。第一章論自然界。第二章論生物界。第三章論生物之數。第四、第五、第六章論動物之種類。第七章論動物分類之原理。第八章論動物體之解剖。第九章論動物體之組織。第十章論動物之生殖。第十一章論動物之發生。第十二章論動物之生長。第十三章論動物之分布。第十四章論動物之體色。第十五章結論。卷末附錄以明生理學在普通教育上之位置。及謹告自修博物學者之忠言。自來讀科學書。每苦其義理奧衍。讀小說家言。則一氣卒讀。樂而忘倦。是書長處。實能以小說之興味。紹介精深科學於讀者之腦中。終卷而後。猶覺醞醞有餘味焉。

序

正直者社會之美質也。欺詐者世界之變相也。世道日壞。人心日偷。欺詐之術百出。蠅營狗苟。惟富貴之是貪。違計乎義不義。雖身敗名裂。亦所不惜。攘往熙來。獵取富貴者。莫不肆其欺詐。以與正直者戰。於戲。小人道長。君子道消。遂釀成一欺詐之世界。於是乎輿論雷同。變其名曰權術。而目正直者曰拙。曰鈍。曰迂腐。然則世道人心。顛倒繆盭。至此極矣。尙可救乎。蘭言主人慨然歎。瞿然起。欲提倡而改良焉。特注意於小說。大開幃幙。以歐美日本之可師可法者。盡獻於同胞。或有憾其入人未深。導流未暢。乃以文言道俗。燭世態而牖鄉愚。惜乎道德一門。猶闕如也。乃取英人所著之伯爵之女一書。口譯而囑老鈍演其義。病其名晦。易之曰一束緣。藉此警戒婦女貪憎妬嫉之心。則庶幾乎講求家庭教育。母儀婦德。羣焉日臻。他日奪社會欺詐之機械。樹以正直之旂幟。駸駸乎一國道德之風。從小說發端。卽從一束緣濫觴矣。嗟乎。或有譏今日之過渡時代。謂西方之公德未吸。東方之私德反瀉。故導虎作倀。引

813.7

661

2:1(29)

狼入室者有之。惟外是媚。惟利是圖者有之。狐假虎威者有之。甘爲鷹犬者有之。獵取浮名。借爲捷徑者有之。不恤人言。縱客壓主者有之。甚至殺同胞之身命。攘同胞之衣食。而後甘心者有之。得非世人所謂權術耶。而何以沈溺於富貴之中。顛倒繆盪。一至於斯耶。是書之出。其能喚醒此黑闇世界之欺詐社會否耶。我不禁蹙然悲。舉然望已。

甲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江東老鈍序於海上

目次

- | | |
|------|------|
| 第一回 | 投村託蔭 |
| 第二回 | 航海飄蓬 |
| 第三回 | 舊巢卜宅 |
| 第四回 | 孽海生波 |
| 第五回 | 指石尋盟 |
| 第六回 | 背燈變卦 |
| 第七回 | 贈書漏機 |
| 第八回 | 返旆驚耗 |
| 第九回 | 尋女得音 |
| 第十回 | 巧言飾僞 |
| 第十一回 | 魚目混珠 |

第十二回

蛾眉用意

第十三回

牀前一諾

第十四回

鏡下尺書

第十五回

徙居圖脫

第十六回

發簡燭奸

第十七回

殺機日逼

第十八回

魔障冰消

第十九回

香埋玉玷

第二十回

花好月圓

小道德

一束緣

第一回 投村託蔭

英國呢望省。有一個村莊。名叫蝶彈兒。四面都是叢樹圍繞。稻田草地。遠近參錯。當中有一道河。從那佛拉司江的分派到此。合流經過。這村邊隱隱約約的一抹青山。斜插海中。這莊上的居人。都是忠厚樸實一派。他們所最關心的事。無非是課晴問雨。同那種植等類。這地方幽僻。外人遊歷不到。離火車站道又遠。屋舍三三五五。自成村落。也有屋邊倚着一棵梧桐的。也有房屋藏在花園裏。一半露出外面。這裏最好的地方。叫做草田巷。那巷十分寬闊。兩面路旁邊種着些矮樹。還夾些雜花。到了夏天。那一種蔥鬱之色。令人心地清涼。巷底裏有一所小屋。環窗都種的玫瑰木香。花開時候。香氣襲人。左近有極高的栗樹。又有一道小港。流水的聲音。輕脆可聽。有一天。將近黃昏。來了一輛破敗馬車。中間坐着一個少婦。懷裏抱着一箇嬰孩。馬夫



停了車。便問江夫人的住處。從旁有人指點他。現在羅士麥宅裏。那少婦叫馬夫把車子暫停這邊客店裏。約定十點鐘回來。自己抱了嬰孩。轉身就走。急急忙忙向那草田巷裏去。到了巷底。就在那橫臥着地的大樹上坐了。畧一顧盼。那嬰孩也驚醒了。低下頭去。在那嬰孩的額上吮幾吮。露出一種憂愁疼愛的形狀。把嬰孩放了下來。對着他道。想必這裏就是你的生路了。像這樣地方。我還不放心麼。又把他抱了起來。走到那小屋門前。輕輕的叩上兩聲。那門開了。走出來一個一身素淨滿面慈善的婦人。是個極和平快樂的形狀。就是方才少婦所問的江夫人了。開口便道。阿呀。想不到麥加來小姐會來了。少婦道。我爲了這個孩子來的。除了你。沒有可以寄託的人。江夫人就向他懷中接抱過來。再移了一張椅子。讓他坐了。少婦道。我不能多耽閣。讓我多抱一歇罷。又把那嬰孩抱了過去。江夫人道。我怎麼還叫你小姐呢。想到當年。我伴你時候。還在眼前。你倒已經生了孩子了。少婦道。我已經歷過許多境遇了。這說話的時候。那面上就現出一種悲苦的形狀來了。道。我所經歷過的景

況。好像在戲場上一般。說到這裏。那眼淚就像斷串的珠子。點點滴滴直滾下來。江夫人道。你且歇一歇再說罷。隨即走進去。安排茶水。那少婦抱了嬰孩。坐在椅子上。把臉貼在那嬰孩的額上。輕輕的說了許多極疼愛的話。這種話真是碎心刺骨的。江夫人捧了茶來。那少婦畧飲了一口。那些糖果點心。那裏還喫得下。江夫人道。不如請到園裏大樹下去坐談一歇罷。因移了椅子。同到大樹下坐了。江夫人道。你的丈夫到那裏去了。你現在有什麼爲難處。我是你素來相信的人。儘可告訴我。一面說。一面把那椅子移近過來。緊靠着少婦坐定。那知這小孩似乎曉得他娘兒們。將要分離的樣子。躺在他娘懷裏。一動不動。少婦道。從前的話。不必說了。自我父親棄世後。我娘帶我到倫敦學校讀書。到了十五歲時。我娘又亡故了。只剩了我孤單一身。所幸與你時常通信。此外還有什麼人。肯可憐我呢。我想我父有錢時。多往來的朋友。到了現在地步。那裏還有人記念着我呢。我娘沒有死的時候。把我設法在那學堂裏。當了一員助教。也長進了多少學問。我到了十九歲。離了這個倫敦學堂。就

到那西登副將家裏。教他兩個兒子。這西登副將。家住在納福地方。起先西登夫婦。極照顧我。那曉得有一日傍晚。與西登夫人。偶有一件事不合他的心意。他就有些着惱。數說我幾句。我也只得耐心忍受。待他的兒子睡了。我趁空到花園裏。分種那玫瑰花。一面心上想着自己。忽然一陣傷感。眼淚直滴在花瓣上。和雨一般。猛然擡頭。看見面前立着一個少年。說道。我從遠處來。要來見西登副將的。我就回答他道。西登副將夫婦。每八點鐘見客。你耐得坐等麼。少年道。我等着就是。我此時看那少年臉上。現着極和藹的容色。向着我問道。請問爲什麼事悲傷下淚。我便道。不過想到做人沒趣罷了。那少年便向我再三勸解安慰。這種勸慰的話。一字字打入我心坎裏。我便住了悲淚。但這個少年的姓名。却不能對你說。因我已經答應了他不告訴外人的。江夫人聽了。滿腹狐疑。却不便問他。少婦道。這個少年。我却替他題了一個別號。叫做亞脫兵頭。住在西登副將家裏。過了幾禮拜。向我求婚。並道要彼此秘密。因他幼喪父母。過繼在他母舅家裏長大的。凡讀書用度一切。並將來的指望。都

在他母舅身上。他母舅是英國功臣後裔。現有兩個兒子。長子當承襲的。次子充當海軍職役。他母舅的爲人。極其仁愛。立意要想他娶一個有產業陪嫁的女子。這個好意。又不便顯背了他。所以我們結婚。不得不祕密的。六月裏有一天。清晨起來。天氣晴明。我就辭了西登家的館。到倫敦大禮拜堂。同他行過禮。結過親。我領了他到我家裏。我家在海蓋山。却是一所華麗的房屋。這一年中。相安無事。這一段祕密因緣。也沒有人曉得。人家只叫我做好華夫人。這原是我母閨名。轉眼到了冬令。我生了這個女孩。我夫的軍營。就調到印度去。我本想同行。因醫生說。人地不大相宜。我們夫婦。便從此分離。本擬待這個女孩稍長大些。受得起海面上風浪的辛苦。那時總有骨肉團聚的時候。聽說印度的地氣熱得極。還怕受不住。就是現在。我也舍不得拋離子。這個女孩。因我夫臥病。連日信來。催我速去。我的方寸已亂了。現在正進退兩難。有一個熟識的醫生對我說。若帶了這個女孩同去。到不了一禮拜。就要生病的。左思右想。只有寄託你處。你是我素來最相信的朋友。我眼前沒有再比你關

切的了。我心上也沒有再牽挂的了。今日特來求你。我明日就要動身。你能不能擔任。照應這個女孩三年。你能擔任。將來我必重重的報答。

第二回 航海飄蓬

說完了。半晌。江夫人回答道。是了。你放寬心去。我愛護他。比我自己的女兒一樣。願天保佑你到那裏。亞脫兵頭的病。早些好了。少婦接着說道。你的女兒在那裏。讓我見見。江夫人道。我生了這個小女兒。就把你的名字叫他。他爺又改了。叫他列德。現在到鄰家頑耍去了。讓我去叫他來。說着就去叫列德。但見他手攜着一個四歲光景的女孩。面不甚白。雙睛和點漆一般。一頭黑髮都披在肩上。少婦見了。連聲讚道。這女孩可愛得極。江夫人道。我的列德。雖長得甚好。然而我倒替他憂慮。少婦道。我的頭髮眼睛。都是灰色。我這女孩的髮。却是淡黃色。兼且眼睛和藍寶石一般。不曉得外人見了。怎麼樣說。我看了實在可愛。一面說。一面將女孩放下。這女孩將近三歲。與列德比較。覺這個女孩弱不勝衣。如蓮花出水一般。少婦道。現在我們三個人

都叫麥加來。保姆。我的女兒。你就叫他做黛茜。又向列德說道。你要同黛茜和好。說罷。兩個女孩牽了手。就到草地上去頑耍去了。少婦就向江夫人道。我給你英金四十磅。待我到了印度。再寄來。我女的日用。請勿吝惜。衣服也須穿好些的。我已經爲他照了三張小照。一張給他父親。一張留與我。還有一張。非今夜卽明早送來與你。另有一只小匣裝着。他父親與我的頭髮在裏頭。說到這裏。就哽咽不復成語了。一面又將手指上的戒指脫了下來。便道。這個戒指。是我夫臨行給我做紀念的。戒指上這顆珍珠甚好。裏面刻的是此外別無所愛幾個字。給了黛茜罷。說至此。便痛哭不止。又哭道。望你好好撫養我女兒。江夫人道。我盡我心。你不必牽挂。少婦道。三年的期甚快。但我想人世上的苦。莫過於死。那曉得我此時比死還苦。江夫人道。將來母女重見。團圓快樂的日子多呢。少婦道。時刻已不早。十點鐘我就要走。只有這半點鐘時候了。讓我再抱他一刻罷。說罷。就抱了黛茜。江夫人攜了列德進來。都到臥房裏面。但見牀上帳簾一色潔淨。少婦抱了女兒。跪在地下。低頭禱祝。求天保佑。我

母女現在分離。說到這句。含着眼淚。將臉兒貼着黛茜的臉兒道。你不要忘了我。我吮汝的額。長遠留着一點熱氣。好教我夢中時時見你。夢中覺着你的嫩手。在我臉上摩挲。我日夜想着你啼笑的聲音。嬉戲的情景。總求天保佑你。說到此。那眼眶中熱淚。便點點滴滴的流在那女孩兒頭上。又輕輕說了無限疼愛的話。那女孩漸漸睡着了。將他抱到床上放好。這時江夫人立在房門口。說道。時候已不早了。少婦道。我的女兒已睡着。我可去了。說了這句。復返身仍到房裏。放輕脚步。走到床前。彎身下去。再吮了幾吮女孩的額。眼中含着淚。嘴裏一種悲慘的聲音。叫着我的黛茜。走出房來。向着江夫人道。我的心已粉碎了。說着。那眼淚直滾下來。襟袖早經溼透。江夫人是個見幾的人。待他悲哀稍住。看他的顏色。已經像紙灰這麼白了。話也說不出來。江夫人就把他的披肩替他披好了。道。我送你到客店裏去罷。少婦道。你不要離開了這兩個女孩。不必送我去。只得俯首向江夫人接吻。行了分離的禮。江夫人覺得他嘴唇冰冷的。吃了一驚。到這個時候。彼此悲慘極了。江夫人忍住了淚說道。

你趁那一隻船去。須把船名告訴我。我這裏的醫生。各種新聞紙都看。我看了好知道。你到印度的日期。少婦道。船名洋后。明日就開駛的。每次船來。我必寄信與你。望你也照樣復我。求天保佑。我三年回來。說着。又哭。江夫人安慰了幾句。少婦走到門口。那腳兒退縮幾步。似乎還想去。看女兒。一種難舍難離的形狀。却被那禮拜堂裏的時鐘。鏗鏘打了十響。他就忍着悲慘。撒手走了。一路流着眼淚。嘴裏還叫着黛茜的名字。向客店而去。到了客店。趕緊乘車而歸。一夜悲泣。眼未交睫。至第二日早起。叫一個送信的人。拿了一個小包。送到草田巷裏江家。江夫人開函一看。是一張黛茜的小照。下面注着一千八百某年六月十六日伊母麥加來寄贈江夫人字樣。江夫人看了。甚喜。另外一封書。有種種安排的事。當中有一條。表明黛茜的黃髮。切勿剪去。江夫人就把這封書。同這張照片。拿到書架上。夾在一本聖書裏。那知這一封書。是這部書上一個最要緊的關鍵。這是後來的話。暫且按下。且把那十六年前麥加來緣由。畧表一表。他父名叫史戴芬。是英國南邊一個縣分裏的富商。其父歿

後。他就襲了這一分產業。江夫人名叫素珊。是麥加來的保姆。相得甚歡。到了近年來。會少離多。史夫人與麥加來。不時來探望探望。史夫人故後。江素珊嫁了一個表親。是個有體面的行船家。就搬到蝶彈兒住了。後來麥加來嫁了人。養了女兒。也通知江夫人過。江夫人從他丈夫故後。娘兒兩口。衣食稍安。以上的事。已交代明白。再說麥加來。乘洋后船去了。這一節的事。除了江夫人以外。只有一個寡婦麥庚娘子。是麥加來的女傭。曉得。此外就沒有別人知道了。麥庚娘子。當時也捨不得離別麥加來。但自己須到美國去。會他的兄弟。就在麥加來動身的下一個星期。往美國去了。若使這個人常在英國。那後來也沒有許多波折了。麥加來自己滿擬到了印度。夫妻見面。再把那寄托女兒的事。告訴明白。那知大海洋裏。失事的船。往往不少。恰恰這洋后船。也失了事。這船中趁了二百多客人。還有貴重的貨物。竟全船沈沒。當這時候。只有脫利騰船。在洋面上。撈着一塊木板。上面有洋后船名。此外無一些影響。這洋后船失事。傳到印度。隔開的日子也遠了。那亞脫兵頭。住這熱地上。況且這樣

病重。魂夢懸懸。日夜盼他夫人前來。照料一切。那知道他夫人遭了這場奇禍。

第三回 舊巢卜宅

此事怎樣傳到蝶彈兒呢。有一日江夫人的朋友。就是那醫生。拿了一張新聞紙。上載着洋后船失事的要聞。送江夫人看。江夫人接來一看。但說脫利騰船。在經緯線第幾度洋面。撈着木板一塊。上有洋后船字樣。大約此船已經失事云云。江夫人看了。將信將疑。心想麥加來這樣溫厚可親的人。竟遭這樣慘劫麼。這樣的人。竟成這樣了。局麼。抱了黛茜。求天保佑。又發願替他娘竭力撫養。同他親嘴。那眼淚却忍不住了。一陣心酸。便流下來。可憐黛茜尙嬉笑自若。他那裏曉得沒有娘的苦呀。流光冉冉的容易過去。也沒有來詢黛茜的人。也沒有他父亞脫兵頭從印度寄來的信。江夫人因爲不曉得亞脫的姓。也不曉得他在印度住在何處。無從寄信。想着不是因了祕密婚姻。他父不要這女兒。定是其父已故。所以沒有人曉得了。過了兩年。江夫人的愁悶漸漸解了。並不再想有人來接黛茜。心裏愛這黛茜。也不願離開他。且

從未向黛茜說及其母各種的情節。黛茜也呼他爲母。不曉得自己來歷。如真正母女一般。江夫人每每盤算到底。還是說的好呢。還是不說的好。一到見了黛茜。看他一團歡喜。還是不說的好。不要傷他的心。免得礙了他現在人生的快樂。日復一日。黛茜瞬息已到了七歲了。這時候江夫人的夫叔死了。遺下一所小屋。可值英金數百磅。這屋在納福海灘坤思鄰地方。江夫人得了這分遺產。境況稍舒。就搬到這裏住了。起初這兩個女孩。不甚喜歡。因離開了花香草綠的地方。忽忽若有所失。那知坤思鄰別有一番景致。海天一色。萬頃茫然。又有各種貝類海藻類。多可玩賞。小孩也甚歡喜。更還有一樁便益處。因此處有一個學校。學費極廉。教育極善。江夫人遂將兩個女孩送入校中。受那完全的教育。將來就有人來索取黛茜。我也對他得住。列德的天生美質。江夫人更有將來的期望。向來教養兩個女孩。最盡心的。他們兩個所學的程度。雖不甚深。究竟都是有用的學問。他們的語言。也頗有規則。在旁人聽這兩個女孩說話。就曉得他家庭教育的講究了。江夫人現在所居的屋。舊名鶻

巢。周圍樹林裏。烏鶻最多。因有這個名目。江夫人一面整理家務。一面預備兩個女孩的學費。年復一年。黛玉這邊的人。竟沒有音問。這兩個女孩。自入學後。質性都敏捷。不過兩個人的宗旨不同。黛玉讀書。是認定分內應爲的事。列德讀書。是爲希圖名譽起見。人家當作他們是同胞的姊妹。其實是列德比黛玉豔麗些。但黛玉生來誠實莊重。除了孝順江夫人外。沒有別的繫戀。除了書籍樂器外。也沒有別的嗜好。就是當時力納報上所稱的。飲宴和那跳舞。在黛玉自己是不願逐隊。却也不去指斥他。江夫人常怕黛玉觸景生愁。格外的體貼。凡事可隱忍的。必隱忍過去。有一日。蚤起。黛玉晨妝後。問江夫人道。娘。我時時夢見一個婦人。極憂愁的容貌。極親熱的情狀。莫是我自幼經見過這個婦人麼。江夫人聽了。驀然一驚。只得含糊回答他道。女兒。這種夢境。是沒有憑據的。丟開就是了。黛玉道。我從小在蝶彈兒時。時時夢見這個人。現在還是常夢見的。好生奇怪。江夫人道。你向來怎麼不說起。黛玉道。我因娘常說夢幻無憑的。但我想起來。怕的總有些緣故哩。當時江夫人一肚皮的悲苦。那

裏說得出來。子細思量。且到後來再還他的來歷罷。倘或一時揭破了。叫黛茜天天用眼淚洗面。我心上怎麼過得去。只得不去提醒他。那黛茜到了十六歲。有人向江夫人說道。坤思鄰土佛兒女監督。最器重黛茜的品行學問。可當助教的職分。江夫人聽了歡喜萬分。黛茜就當了一員助教。却不給薪水。土監督就教授他琴學繪事。法文等類。以當酬謝。在黛茜恍然如到仙境一般。十分快樂。列德却存了個鄙薄的念頭。說道。監督就給我百磅的薪水。也不去遷就他。黛茜道。人各有志。此是我甘心的。黛茜自至土佛兒處就職。這學校離家三英里遠。且有一定的日子。方可回家。土佛兒極力的指教。黛茜盡力的習學。到了十九歲。教育完全。江夫人曉得了。真喜慰的。了不得。

第四回 孽海生波

有一日是八月裏的黃昏時候。天高氣爽。海月一鉤。有一個豔麗的女子。在這黃沙灘上。緩緩的踏步游行。灘外就是海面。那海角的浪聲澎湃。與落霞的彩色。映着波

面。這樣大好風景。這女子眼光裏也沒有看得。耳朵裏也沒有聽得。看他的容貌。却不像個糊塗的人。在這個北方冷地像這樣嬌豔的顏色真是少見。這是什麼人呢。就是江夫人的女兒列德。列德生來有一種希望富貴的心願。並那裝飾華麗的脾氣。這樣的人。不到宴會場中。跳舞場中。豈不虛生這樣的美貌。住在這深僻的鵲巢裏。未免委曲。人生在這個大千世界上。種種境界。都可想得到的。那傳紀上所說的富貴場中。十分熱鬧。安知這種榮華。不留在那裏待我麼。必須做到富貴榮華的極頂地步。好在這榮華世界上顯耀顯耀。這許多蜃樓海市。憑空結撰的念頭。在列德心中。不時的盤轉。也有時獨自一個在這沙灘上出神。也有時在這向着大路口。看得見行人的小花園裏。起那種種的幻想。不知所想的事。能遂他的願麼。江夫人所生這一個女兒。想是嬌養慣的。爲他住在這鵲巢冷落處。格外的愛惜他。那知他有這樣的思想呢。有一日列德蚤起。從家裏到坤思鄰。途遇一個素來相識的女子。與一個少年同行。這少年見了列德。頓生愛慕。那同行的女子。就兩面介紹。三個

同往坤思鄰。一路上交談起來。方知這個少年。名叫賴虛登。是一個行船的大副。幹練穩妥得極。一路走。一路說他游歷的各國各埠。怎樣的賺錢。怎樣的揮霍。列德聽到這裏。就向他臉上仔細端詳一回。說道。我本極慕富利。不幸到此海濱地方。幾乎沒有生趣。總想快心滿意的過一日便好。賴虛登道。人雖不求富貴。正恐富貴逼人來呢。這幾句話。正打入列德的心坎裏來。靦然一笑。自此遇着賴虛登。有時在那道路上。有時在那海灘上。列德雖不覺着賴虛登之愛情。倒替賴虛登打算到將來。這樣的聰明幹練。又會航海。又會經商。自然能夠賺得錢來。供他揮霍。我聽說賴虛登每每承攬大宗貨物。黑夜也能駕駛船隻。此等人不容易找尋。人家多說賴虛登所得的錢。隨來隨盡。但能夠掙得大宗的財利。也可無慮。列德這樣替他算計。然在母親與黛茜的面前。從未提及。有一日聽見他母親道及賴虛登是冒險的人。列德心中不以爲然。那曉得列德與賴虛登。非感他的愛情。乃愛他的媚語。有時他們二人。坐在海灘上。賴虛登向列德道。某日可到快樂的境界了。已備着揮霍的資財。只要

你用得稱心滿意。兩個人密談了半晌。賴虛登竭力的使出獻媚手段。向列德求婚。列德雖然沒有即時允許。却也並不推辭。想緩緩的從長籌度。那曉得日復一日。竟沒有碰到如心的人。只得退一步想。嫁得賴虛登。也算好姻緣了。賴虛登又應許他同居一處。却也沒有籌及做得到做不到。那列德聽了甚爲愜意。論起賴虛登的爲人。他曾經做過漏稅的事。品行可想。現在因爲這段姻事。轉念過來。想做一個誠篤的人。有一日是酷暑天氣。傍晚散步。和列德漸漸說到婚姻的話。列德便笑着點頭。嘴裏雖吐了應允的口氣。他心窩裏還在無大不大的幻想。這等無底的欲壑。怎麼會填得滿呢。那賴虛登所說貼心着意的話。在別的人聽了。自然可以相信。獨有列德。總不免在那裏反反覆覆。魂夢顛倒。究竟沒有一定的主意。也沒有向江夫人面前提及。那婚約的日期。卻自己定了。在一年半後。賴虛登打算下一月。就要遠行。暫不說明。自己又沒有點金的手段。如何能辦得這事呢。乃向列德道。你也當真心向我。我的心血已爲你耗盡了。列德却冷冷淡淡的答道。真心麼。止住了不說下去。忽

忽過了三日。只見賴虛登攜着聘定的禮物來了。在這一宗禮物上。不知怎樣的張羅設法。才得措辦來的。在賴虛登已被情魔纏住了。仍舊在那海灘上晤會。就拿着一只小小的皮匣。遞與列德。列德開匣一看。笑逐顏開。但見匣裏盛着一對金鋼鑽的耳環。寶光耀眼。賴虛登又在自己手指上。褪下一隻金鋼鑽的戒指。就親自戴在列德手指上。說道。這都是我的心血換來的。不要輕視了。讓我也將這個耳環與你戴上。列德道。這等寶貴的物件。我眼裏從未見識過。不能不看得珍重。列德心內歡樂。那姿態更顯得豔麗動人。賴虛登看了。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的寶物。都搜羅來獻與列德。討他的無限喜歡。却想不到自己棉力有限。方才的禮物。已經是酷費經營的了。列德却不會想到賴虛登爲難到這個地步。鍾情到這個地步。只覺得華麗的妝飾。眼前總算差強人意了。那賴虛登行聘過了兩個星期。在這英國只有半個月的光景。便要動身。有一日日落潮平。賴虛登想着行期日促。心中不知不覺的躊躇顧慮起來。想道。列德的念頭。兀自似定非定。看起來是一個奢望無厭的人。設或

遇着一個富貴的男子。難保不會變心。賴虛所因此疑惑憂慮。意興索然。又想到沙灘約會的情形。已經匝月。我却是推心置腹的待他。我的愛情。已經到極點了。列德却沒有一句心腹關切的話。我今夜必得試他一試。彼此設了一個天長地久的密誓。爲是因這兩日。江夫人臥病。列德侍奉。寸步難離。已經兩日沒有見過了。今夜列德已應許前赴約會。賴虛登自信以爲決不爽約的。就在這沙灘上專等他來。

第五回 指石尋盟

一霎時星月輝映。海色空濛。賴虛登好容易盼得列德到來。彼此見面。但見賴虛登面上。似乎帶着一種憂疑的形狀。列德道。我娘有病。我又不肯失約。有限的時刻。你有話快說罷。二人遂並肩坐在那大石上。賴虛登道。列德。我爲你墮入情障重重。擺脫不下。我愛重你如連城拱璧的一般。只怕被人奪了去。列德笑道。爲什麼憂慮到此。賴虛登道。到那時。你可能海枯石爛。千回百折。也不變心麼。列德答道。自然不變。說了這句話。低着頭。只看那海上一起一伏。跳珠噴玉的浪花。賴虛登道。你是聰明

絕頂的人。有什麼不曉得。我的心已被你牽住了。我的魂已被你攝去了。列德。你若背我。我這條性命。就懸在你手裏。我是一個無所顧戀的血性男子。就在那驚濤巨浪中。我也沒有一點畏懼。如今却被兒女情緣倒害煞了。我的心就是你的。你的心就是我的。你能毅然釘截鐵的斷一句麼。列德聽了這番說話。心虛膽戰。却做出從從容容答道。你也是明白人。當也明白的了。賴虛登聽他。仍是含糊影響的口氣。便道。我一向親親切切的待你。你若假。就是你逼我顛狂。我心目中丟了一個疼愛的人。還有什麼生趣嗎。偌大世界。都是我的淒涼境地了。你若背我。說到此。列德接着道。便怎樣。賴虛登道。任你到什麼地方。我必追蹤前來。尋到了你。定要刺出一滴心血來。在口中嘗嘗。看熱也不熱。列德道。你不必說這野蠻話來嚇我。我可沒有歹心。一會兒。賴虛登顏色轉過來道。列德。休怪。但我一想到這裏。就覺得心腸冰冷的了。只要你肯用一點熱心腸。體貼我。我誓必做出一個好男子。成就一宗大功德。求天保佑我們無窮的快樂。列德到此。便問他何日起身。賴虛登道。在十日內。一

面說。一面留心察看列德的臉上。神色絕不改變。賴虛登又道。列德。你已應允我了。待我歸後。一禮拜。就赴禮拜堂行結婚的禮。列德道。到那時再看罷。賴虛登又握着列德的手。指着所坐的石頭道。我必得你設一個血誓。須道地球之上。只有我一個心。掛你心肺上。石可碎。心不可變。列德聽了。躊躇了半晌。但看賴虛登的面色不善。儘是逼着他。只得把那誓言。念過一遍。賴虛登纔放了手道。照這樣。我便稱心了。將來再沒有更變的了。賴虛登去後。列德仍在那裏幻想百出。也不是想着賴虛登離別。也不是想着賴虛登逼迫。只是他生來一種貪多驚得。厭舊懷新的性質。這回是他第一次。覺得自己所做的事。與賴虛登的用心。都有終身的關礙。就算賴虛登實有賺錢的好手段。或能成一個富家翁。但究竟不是上流社會人物。能殼有多少錢供奉我呢。左思右想。心緒勞亂的了不得。獨自一人坐在那石上。呆看那滾滾暮潮漲起。天氣已是上燈時候了。方立起身來回家。他母親江夫人染病日久。呻吟床褥。醫生日來診視。也沒有起色。當列德去會賴虛登的時候。有一個鄰居女人。來伴江

夫人列德歸來。恰恰在門口遇着。那婦人出來。面上有一種驚憂的形狀。便道。小姐你回來了。你母親的病勢加劇了。列德聽了。趕緊進房裏去。到了床前。只見江夫人的神色大變。列德忍不住流下淚來。醫生也說道。雖然險象已過。但今夜須格外當心些。列德應了。只見房裏有許多人環繞着。看他母親的顏色。似乎厭煩。只要他一個人在那裏。列德設法請大眾暫回去了。他一個人在房裏收拾清楚。把燈光遮暗了些。不教他照在他娘的臉上。預備了些他娘愛吃的茶水。就坐在他娘的身旁。這時候。江夫人的聲息已微。顛顛的問道。現在叫黛茜來。還來得及嗎。我覺得我心已經冷了。我臨去。總想見他一面。就怕我等不到日出了。列德便安慰道。母親。我就設法去叫妹子來。母親還要安心靜養。江夫人道。我的女兒。我曉得命盡了。醫生的話。那裏靠得住。趕緊去叫黛茜來罷。這時候已經夜半。那道路又寫遠。怎樣好。列德曉得他妹子明晨必要來的。便對他娘說了。江夫人聽了。面色變白。朝着牆壁。傷心得極。但聽見他又低又軟的聲音問道。列德。是你一個人在這裏麼。列德答道。是。當時

月色滿窗。在玻璃裏射進來。雪亮的月光。如同水銀一般。夜深人靜。但聽得颯颯的。是那樹間風聲。泝泝的是那灘上的浪聲。更覺得這個鵲巢裏面。一片愁慘的氣象。江夫人道。我有一件祕密事。已經祕密了十多年了。我總想見了黛茜說破了。纔瞑目呢。黛茜不來。只得與你說了。你必須仰體我十幾年的苦心才好。總在你的心術了。我總想等黛茜來。親自告訴他呢。少時東方漸白。不見黛茜到來。江夫人喘急。向列德道。你將鑰匙開了那個小箱。把那一包物件拿出來。列德就取了鑰匙。把小箱開了。將一包物件拿出來。遞到他娘手裏。江夫人的手。索索顫着。接了過來。想要解那繩子。兩手顫個不住。那裏解得開。列德就接着替他解開了。只見裏面一隻珍珠戒指。一個小匣。裏面裝的是頭髮。當中有M A兩個字。另外有一包信。那字跡極其秀雅。江夫人道。這幾種物件。都是黛茜的來歷。須交給他。列德。你頭側轉些。我告訴你。這件祕密事。挂在我心上。已經十五年多。現在不能不說破了。可曉得黛茜並不是我的親生女兒。也不是你的親妹子。說到這裏。列德一驚。便問道。母親。你說的是

那裏話。江夫人道。你不信麼。你看這幾樣紀念的。的確。的確。係黛茜的大證據。你可到蝶彈兒聖約翰禮拜堂的冊子上一查。便曉得。我只有你一點親骨肉。列德愈聽愈奇。問道。到底他是什麼人呢。江夫人道。黛茜來了。你總須照我的遺囑。告訴他。千萬不可含糊一個字。我早年的情事。向來沒有對你說過。就爲了黛茜起見。我的爺娘。也是西鄉體面人。我幼年時。爺娘送我到學校。受那教育。我到了十六歲。父母已故。就出外餬口。在那富商史戴芬先生家裏。他家住在享沙地方。所生一女。名叫麥加來。託我任保姆的職分。後來史夫人故後。我就嫁了你父。生了你。那麥加來從史戴芬先生故後。入了學校。受過極完全的教育。後來就當了教員。在納福地方西登副將家裏。遇見了黛茜的父親。結了婚姻。列德。你須記着。他們是祕密結婚。外人沒有曉得的。江夫人一直說到洋后船失事。心內傷痛。更加喘急。歇了一歇。又道。我從蝶彈兒遷至坤思鄰。黛茜尚在孩稚。我恐怕傷了他的心。所以終沒有對他說過。黛茜以爲我是他的親娘了。現在我話已說明。你可備細的轉告黛茜。我死了。泉下見了。

黛茜的娘也對得他住的了。

第六回 背燈變卦

靜悄悄歇了一回。江夫人的聲息漸漸低下去。已經是彌留光景。列德坐在身旁。看了這奄奄一息。就是鐵硬冰冷的心腸。也要悲痛。聽了這一番祕密的情事。又未免驚疑不定。江夫人道。汝將這個小匣裏的戒指頭髮。連那一包信。都交給黛茜。千萬珍重。千萬祕密。又道。我只曉得他的父叫亞脫兵頭。那軍營是在一千八百某年。調到印度去的。不曉得他在印度如何情形。黛茜將來探聽得底細。還要叫他表出他母親的種種苦心。列德。你要念着我將死未了的心事。替我盡一點心。將這幾件紀念。一一交代清楚。你記得麼。列德答道。記得。江夫人道。黛茜的事未了。你的事更不得了。我生前鍾愛你。死後怎麼放得下。丟得開呢。所有的一分產業。就是你承襲。我原望天保佑我活到你抱了孩子的時候。我心事完了。唉。現在還說什麼呢。只是你天生一種誇多鬪靡的性子。我却替你憂慮。列德。你要曉得人生不過同做夢一般。

再不要把那心牢牢牽絆在那世界上的榮華富貴上。唉。想到黛茜的事。我就心痛。想到你的事。我更加心痛。我身死心不死。我靈魂還留戀你兩個身上。說到這極悲慘的話。一陣傷心。面色陡變灰白。氣也接不上了。手脚也冷了。列德覺得十分危險。急急的遣人招呼醫生。少刻醫生來了。就拿病筒仔細一聽。覺得那心是不動了。那時天色大亮。江列德把小匣信件都收拾起來。鎖在自己的箱子裏。等到黛茜回來。只遲了一步。江夫人已經噓了氣。跪在江夫人牀前痛哭一場。那江夫人死不瞑目。黛茜一面哭。一面看江夫人的顏色。又冷又白。就把他的眼皮抹下了。那些鄰友到來。看他哭得淚人兒一般。也大家傷感。那列德的面上。却另有一種驚疑形狀。大家多方安慰着道。兩位小姐。總要節哀。先料理大事要緊。這個時候有一個從蝶彈兒來的潘夫人。一樣的是寡婦。江夫人生前最親熱的好友。他就住在這裏幫同照料一切。列德自忖道。黛茜的那件事。必待喪事完了。得便再告訴他。又因了這件事。忽然生出多少妒忌的念頭。從此看待黛茜就兩樣了。每見黛茜那一種溫雅端莊的

樣兒。暗地裏猜想道。他是個富貴人家的女兒呢。還是平常人家的女兒呢。我母親爲了他耗費多少心血。不冤枉麼。待到了夜半人靜。列德起來。輕輕的開了箱子。一樣一樣的看過了。再把那麥加來的信。一再繙閱。疑竇豁然。信中表明他婚姻。乃實在的婚姻。列德看了。又轉一念。便自忖道。不問他亞脫兵頭姓什麼。黛茜總是他的女兒。自應承襲產業的。設或兵頭是一個高官顯爵。黛茜將來葉落歸根。也入繁華世界。儘着安享了。不知幾生修得到的。萬一黛茜換了我。我做了黛茜。不就是天造地設的好出身。好結局麼。這個念頭一轉。手裏拿着這封書。心營目注。那重重疊疊。不可思議的幻境。一時都湧上來。列德想到真個能夠如此。我必去尋着亞脫兵頭。那時亞脫兵頭。怎麼歡迎。怎麼愛憐。也不辜負我天生麗質。我素來想像一派子虛烏有的境地。到此歷歷在目。花簇錦團。珠圍翠繞。在少年場中。不是數一數二的得意事麼。列德心裏想的滾熱。如醉如癡。忽又腦筋一觸道。唉。這是黛茜的事。並不是我的事。這一想。又如一桶冷水。兜頭澆下。把剛纔的熱念。登時澆滅。長歎一聲。把信

件各物都收拾箱子裏。依然鎖好。轉身慢慢的走入黛玉臥房。但見牀前月光。直射至黛玉臉上。列德就俯首下去。細細端詳他顏色。覺得比芙蓉海棠。更爲嬌艷。又想到他將來的豪華。因羨生妒。因妒生仇。那列德的面色。忽然變了一個兇狠陰鷲的形狀。把臂一伸。搶前一步。要施展他手段。忽又縮住道。且慢。心裏一畏縮。他母親臨死的話。又觸到心上來。弄得他迷迷惑惑。心神無主。回到自己房裏。倒臥牀上。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張開着眼。望到天明。面色就消瘦變白了。這日就是江夫人入殮。兩個女兒到江夫人靈前。行了個最後訣別的禮。黛玉號啕大哭。那熱眼淚直灑到江夫人臉上。聲聲叫娘。痛不欲生。那列德却另是一種樣子。滴淚全無。殮罷。鄰友四散。只有潘夫人留此相伴。過了幾日。黛玉仍要到土佛兒那裏去了。列德還沒有把那件事告訴他。黛玉覺得列德處處避忌的樣子。看他臉上的氣色。又比悲傷更利害些。黛玉怎麼會曉得他心裏的事。到了夜裏。黛玉睡了。列德還不告訴他。睡到牀上。那裏睡得着。張開了眼睛。在那裏打算。打算一回。已經夜半了。起來走到黛玉房

裏偷看那黛茜的睡臉。越看越愛。越愛越妒。臨了轉了一念。牢不可破。想這件事。黛茜是不足慮了。現在通世界上。是沒有人知道的。那鐵券的真憑實據。都在我手裏。春光沒有洩漏過。果冒了黛茜的名。去尋着亞脫兵頭。那個認得我廬山真面目麼。所認得的人。一個是黛茜的娘。一個是我的娘。現在都死的了。想到此處。又陡然一驚。覺得背了他母臨死的託付。那知他這一息天良。敵不過萬重私欲。漸漸的又忘情了。因爲他娘尙未安葬。到時候再做也不遲。這麼一想。那天良又與私欲。交戰起來。再一想到。這有什麼爲難處。恰恰我的乳名。本叫麥加來。我母在蝶彈兒相識的人。又少。這種事情。沒有一點破綻。他的憑據。都在我手裏。儘可自由做得的。我母的話。可一字不改。就把那黛茜父母的祕密歷史。反覆辨駁。辨駁到了竟無一字可疑。這樣打算着。不覺情不自禁起來。說道。這個萬無一失了。亞脫兵頭尋着我這樣的女兒。快樂極了。我當做他女兒。倒比黛茜還要能幹些。殺人害人。却是做不得。替人家做女兒。有什麼要緊。主意打定。便到黛茜身邊。叫他醒來。黛茜張眼一看。詫異

起來。便道。你爲什麼半夜三更叫醒我。列德道。爲你的事。我却忍不住了。不得不來叫醒你。因爲你明日就要去了。特來告訴你一件事。黛玉一聽。茫無頭緒。便問道。還是爲難事呢。還是祕密事呢。列德心虛臉熱。只得放着膽答道。是一件祕密事。

第七回 贈書漏機

黛玉聽罷。噢了一驚。擡起頭來。看着列德說道。想不到我家竟有這樣事。列德道。真是人所不料的。再也料不到就是我身上的事。我也夢想不到。黛玉你曉得我非江夫人所生的女麼。黛玉驚道。這是什麼話。你從何處聽來的呢。列德道。是有實在證據的。保姆未死時。將衆人遣開。告訴我的來歷。黛玉哭着道。你是什麼人呢。你不是我的同胞姊妹麼。怕你現在說夢話哩。列德道。那裏是夢。你看這憑據。便把他娘叫他轉交黛玉的信件拿出來。給黛玉看了道。我們總如姊妹一樣。不必多心。黛玉忽將向來說話的聲音。低了下去。覺得心中有無限悲酸。一陣心痛。目都眩了。便向列德道。望你盡情告訴我。我還在夢裏呢。怪道我娘愛你勝過愛我。列德聽了驚道。這

是什麼話。你自不覺着。你娘爲你教育的事。比愛我還加幾倍呢。我告訴你。這樁事情節多呢。我聽說你娘。係我母的保姆。我外祖父故了。外祖母送我母入學肄業。學成了出來。充當教員。就在納福地方。遇見我父。祕密結婚。我母名叫麥加來。沒有人曉得。說到此。黛茜問道。你父是什麼人。列德慢慢的答道。我聽說我母所親信的人。只有一個江夫人。但當時只說我父是個兵官。叫做亞脫兵頭。後來調至印度。因害病。信催我母前往。據醫生說。印度熱地。攜了我去。必有性命之憂。只得將我托保姆寄養在那蝶彈兒莊上。黛茜道。是真聞所未聞。如一本傳奇。列德道。還有呢。我母原約三年歸來。所乘的洋后船。海上失事。生死杳無音信。亦沒有人來過問。我父也沒有信來。怕未必尙在人世了。或是不曉得我的所在。我想我的父母。只有我這點骨血。怎麼肯丟我在他人手裏呢。我母名麥加來好華。我現在就襲這個名。也叫麥加來好華。但若不尋着我的父。歸我的宗。我是決不罷休的。黛茜着急道。你與我不是從此分離了麼。列德道。待我得了快心滿意的日子。決不忘你。黛茜聽了。信以爲真。

倒一味血誠懇摯。替他想了無數法子。告他尋父的計算。那列德却是遂了心願。只在那裏籌畫將來。到了天明。黛茜起來梳洗過了。就到學校裏去了。列德同潘夫人在家裏。他就想了掩飾耳目的法子。只要待賴虛登出了門。就可行了。如今要說到賴虛登數日沒有會着列德。探聽得江夫人已過。這時也無須沙灘相會。就逕向鵲巢裏來扣門通報。潘夫人詫異起來。便問列德道。這是什麼人。列德正容答道。是一個舊友。他將要出海。來此辭行的。列德就走到門口。攜了手。同到小花園裏。這時候園花盛開。賴虛登握了列德的手。要他再設一個誓。方覺放心。列德含糊答應了幾句。總是個口是心非。在賴虛登面前。那裏肯說出心裏祕密事情。滿擬過了三年。賴虛登即便回來。我那時位置已高。怕他也難以仰攀了。但現在受過賴虛登珍物。却不敢開罪於他。列德正在那裏打算。聽見賴虛登道。此去三年中。我無日不念到你。將來相會時。但願你同今日園裏的花。一般好顏色。列德嫣然一笑。攜手入室。潘夫人見了便道。天色已晚了。賴虛登知道是通知時晚的話。便道。列德。你必贈我一記

念物。這物必要你所愛的。潘夫人道。列德看他。是個血性中人。你不可冷淡了他。這一片血性。賴虛登聽了。便笑嘻嘻的看列德。潘夫人又道。列德。你看兩本聖書。一本是你娘常用的。就指着書架上的那本聖書道。這本可贈了他罷。列德也不做聲。就把那閣了十來年的這本聖書拿來。遞與賴虛登手裏。就說道。你在客中看誦一過。也可消遣。列德那裏曉得江夫人在蝶彈兒時。把黛茜的照片。麥加來臨別的一封信。都夾在這裏面。書中的的確確。表明黃髮。切勿剪去。黛茜之名。切勿改換。那張小照下面。又有黛茜好華字樣。常言道。任憑堅固的鐵甲船。當中總有一點軟弱處。那列德把這件事。自謂布置得十分周密。那曉得百密一疏。竟將這個天大的把柄。落在這個冤家手裏。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不是造物的巧處麼。賴虛登見了這樣的贈物。那裏在心上。原想他頭髮上紮着的一條綢帶。或是他衣襟上插的那枝花兒。比這一本書還要珍貴些。現在只得勉強收了這本書。拿回去。就藏在行李箱裏。所有書當中的信件。並沒有看見。也算列德眼前的僥倖了。當時賴虛登心中有些懊

惱。但總有些戀戀不捨的。握了列德的手。吮了兩吮。對着列德的臉。不知不覺就淌下淚來。列德直到賴虛登去後。還覺得心跳不住。臉上也似有一種離別可憐的顏色。却沒有半點熱心腸向着他。直望到賴虛登影兒也不見了。他的心纔坦然放下。自以爲從此不受羈勒。都可自由了。過了兩日。黛茜從學校裏來。有一件事要與列德商量。因這學校裏。一個學生。是倫思眠地方滕若望的女兒。慨然動了游歷的念頭。約了黛茜同行。因黛茜在這學校裏。沒有人不同他好的。滕夫人爲了這件事。特地到坤思鄰來面懇黛茜。要他允許。在黛茜無可無不可的。所難者。不忍離開列德。滕小姐在學校裏。預備一切行裝。便把那地圖一一指點給黛茜看。黛茜眼界豁然一開。遂鼓起興來。又極愛慕滕夫人。巾幘中帶着鬚眉氣概。勝過這裏的監督。乃向滕夫人道。請寬假數日。待我與列德商妥。再定行止。原來黛茜此番的去不去。只憑列德一言。列德聽他說完這件事。便道機會是難得遇着的。列德自有這不可告人的心事。本不願黛茜在家。礙着眼。有許多不便處。所以極力勸駕。列德又向黛茜說

道。我也不能長在這個地方。再停幾個星期。我必須訪求我父的下落。天緣湊合。或尋着了。這裏就不是我的家了。黛茜回答道。我也樂得趁此游歷一番。列德道。是極。這是你切己的事。與我無涉。黛茜聽了默默無言。覺得心如錐刺。十分悲痛。黛茜離英。在江夫人死後兩個月的光景。一路游行自如。滕夫人與其女。意欲住大陸三年。仍要黛茜做伴。這邊列德。正在那裏籌畫這件事。從何處着手做起。這時候賴虛登已去。樂得眼前清淨。現在黛茜又游學去了。自此以後。一派順境。似乎有水到渠成的樂處。日前同賴虛登在小花園裏。話別的時候。正是玫瑰花開。列德想到人比花易老。趁此未老的時候。占領一番風光便好。這裏列德一面設想。那曉得恰恰的機緣湊上來了。

第八回 返旆驚耗

亞脫的外家李氏。向係英國有名譽有體面的貴族。其祖上也曾建過功業。到喬治第二時代。有名起苞的。襲爵後。便退歸安享清福。那李氏的采地。盡是膏腴。又在這

英國中央地方。置一所莊院。蓋造得十分宏整。從前親王等不時來往。冠蓋盈門。又有一所懸掛圖畫的密室。係李氏先代名人的遺像。直至李留柰襲了伯爵。生有二子。專心教養。留柰有個妹子。嫁了一個世爵的幼子。名叫費朗納。這個人一無所長。生來一種執袴習氣。總算是縉紳子弟罷了。每年自然之利。只有二百磅的英金。留柰本非所願。却也沒法。好在他妹子伉儷尙諧。兩個人苦苦支持。貧病日迫。那費朗納就憂鬱而死。遺下一個孤兒。就叫亞脫。留柰就接了他母子兩人到家來。視甥如子。就學多年。畢業後。謀了一個軍營差使。亞脫就充當兵頭。有一日到母舅面前道。我今眷愛了一個當教員的寒素女子。意欲與他結婚。不知母舅意下如何。李留柰笑了一聲。也不回答他。亞脫默然退了出來。後來又時時提及。李留柰道。你也通盤打算打算。你有這個力量沒有。你娘爲了你。受了多少的苦。你可曾打算到是那一件要緊。你去想想看。亞脫一聽。只得暫且丟開。想到自己身上。勞苦都經得起。想到娘身上。他從來受盡無數苦況。我豈可只圖娶妻爲樂。於心何安。籌算了許久。那一

段的愛情。又不能割斷。只得從權祕密結婚。自此絕口不提一字。他娘又幾番囑付。不可徇情任性。并且說到從前的境遇。現在的情形。將來的光景。母子兩人。又傷心起來。亞脫一面聽了他娘說話。一面看他娘的面龐。十分消瘦。愈加心內酸楚。把這件事。祕密到如同保護性命一般。密不透風。所以麥加來把黛茜寄在江夫人家裏。說話也不免藏頭露尾。當日亞脫別了麥加來。到了印度。睡裏夢裏。總把那臨歧麥加來叮嚀的話。記在心頭。直到病重寄信。催麥加來速到印度。那病中盼望的情切。可想而知。輾轉牀褥。夜不成眠。那曉洋后船在海上已失了事。亞脫病中風聞這個凶耗。只求天保佑其妻。萬一遇救及見了新聞紙上。載着洋后失事遭難人名單。當中有麥加來好華的名字。並說此婦係至印度探夫。致遭此難。亞脫看到這裏。迴腸痛斷。幾乎暈絕。萬死一生的癡心妄想。纔斷絕了。挨過了幾個星期。病體稍好。纔想到還有一個女兒。沒有下落。那新聞紙上。只載麥加來尋夫。並不說他帶着女孩。因此專心一念。只想着這個女兒。就打算着用什麼法子。方可尋到。直到了病全愈了。

恍然大悟道。還當澈底追根。這個女兒想來還在英國。立即寄信去問麥庚娘子。因他是麥加來的舊女傭。一切近狀。必定曉得。那知去了幾封信。杳無消息。亞脫病後。時時刻刻總念着妻女身上。焦愁慘切。身體總難復原。後來想出不如請假省母。且可調養。一舉兩得。主意定了。就在營裏請了六個月的假。收拾了行李。搭上輪船。逕回英國。到家見了他娘。那知離家幾年。他娘瞥見幾乎不認識了。因亞脫大病新愈。形容枯槁。那臉上還帶着一種悲愁的顏色。母子相見。自然有一番話說。亞脫心中耿耿。是探聽女兒一事。這日行裝甫卸。就雇了一輛馬車。趕到麥庚娘子家裏。那知曉麥庚娘子早已到美國去了。亞脫爽然若失。只得向鄰居訪問消息。忽見一個老翁出來。說道。我記得那年麥庚娘子家裏。有一個年輕的婦人。懷抱了一個小孩子。彷彿行色匆匆。那時候就在麥庚娘子到美國去的前一個星期。亞脫一想。照這樣說來。這個女兒。必不是寄養麥庚娘子處了。沒有法想。只得各種新聞紙上。都登了亞脫尋女的告白。又託囑了許多人。四處去探聽。過了幾日。探聽的人。當中有一個

人尋着了當時拖麥加來馬車的那個馬夫。細細的問他。馬夫道。記得那年六月裏下午光景。有一個少婦。雇我馬車。就在這麥庚娘子家。抱了一個小孩。乘了我的馬車。到蝶彈兒去。到得那裏。時近黃昏。因這個莊兒。有一條河隔着。必須繞道過去。那時這少婦神情急迫得很。就叫我停車在前面客店裏待他。約定至遲到十一下鐘。不能再遲。他答應了。就抱着小孩過河。不知他到那裏去的。到了十下多鐘。他纔空手回到客店。仍回到麥庚娘子家裏去。照馬夫這樣說來。明明白白。情形如在目前。只有下車到那裏去的所在。却不曉得。亞脫初意以爲有了這個馬夫。便可尋出女兒。聽到臨了。大失所望。長歎一聲道。唉。我此生就這一點骨血。不知流落到那裏去了。

第九回 尋女得音

亞脫爲尋女的事。又雇了英國最精明最能幹的偵探。各處探訪。再登各種新聞紙。上告白。懸金酬謝。也算不遺餘力的了。那知江夫人所住的蝶彈兒。是個窮鄉僻壤。

起初江夫人認識的那一個醫生。還看新聞紙。因而曉得洋后失事的風聞。後來從蝶彈兒搬至鵲巢地方僻靜。沒有一張新聞紙到眼。以致告白也不得而知。這裏亞脫假期將滿。只得將這件祕密事。告訴了娘。娘聽了甚爲惻然。起初只道兒子早斷絕了這個情魔。那曉得他已結過親。已生過女孩。後來又有那種種悽慘的情形。他娘就叮囑他道。尋女的事切勿令你母舅知道。亞脫答道。現在悔也無及。我自恨從前不曾告訴明白。倘帶領一同前去也。不致這樣慘死了。都是我沒肩膀。沒肝膽。送了他一條性命。現母親也不必顧慮。只要尋着這個女兒。就算幸事了。他娘思想也覺得沒法。說道。麥加來動身的時候。必定把這女兒寄養在人家。只要尋着這人家。就得了。我看各種新聞紙上。也見過這尋女告白。當中叙明洋后船失事的情節。那曉得死的就是媳婦。所尋的就是孫女呢。原來英國的新聞紙上。都有這一種告白。新聞中還載着一節道。有一婦人名麥加來好華。向住靈登街十一號門牌屋內。因其夫在印度病危。乘洋后船前去。遂遭慘變。其臨行。將所生女孩寄託人家。現在女

孩之父已歸。欲尋覓此女。倘有知者。卽來某處報告。定當重謝的話。看的人也有人動了惻隱的心腸。暗裏代他留心尋訪。亞脫假滿。只得仍回印度。那尋女的心願。日積日深。每年匯歸一款給那在英國的偵探。作爲尋訪女兒的費用。一面仍請其母。就近密訪蹤跡。倏忽已過了十二年。毫無影響。亞脫到此地步。想到這個女兒。恐怕大半已死的了。覺得世界上滿目淒涼。了無生趣。又想到麥加來越加傷感。後來得了一個雪上加霜的音耗。他又添了一重悲境。原來李留柰的兩個兒子。不知道因何。船到哥母湖中。同時溺死。此信傳到英國。各社會都痛惜不置。那李留柰垂老喪子。哀慟成疾。一病死了。各種新聞紙上。都感歎李留柰的結局。並述其產業與爵位。自應亞脫承襲。因亞脫是李留柰最切近的至親。亞脫此時。無限悲傷。回想當年。表兄弟少小同學。極爲相得。雖然。和舅氏因婚姻上偶有一些兒拂意。畢竟是感激愛戴。況且亞脫天懷淡定。勳名財產。絲毫不在意中。但這件事照公理而論。不問願不願。總當回去。一身擔承。於是亞脫親至意大利。照料李留柰父子三人的喪事。歸葬

英國。照着母舅的遺囑。辦理各事。舊時的傭人。也賞過了。舊時的朋友。也謝過了。諸事停當。就將承襲事去問律師道。我承襲後。將來繼我的應該是什麼人。亞脫這樣的問。因爲他不想續娶的緣故。律師道。將來例應承襲的人。就是李飛力。此乃李留柰的姪孫。是一個少年英俊。現在奧斯福地方。當時亞脫襲了爵。大家都稱他襲爵。不稱他兵頭了。亞脫雖然身居爵府。却具着厭世的觀念。他母親此時做了太夫人了。便勸亞脫道。你年紀未老。理應續娶。英國有無數的貴家閨秀。情願同你結婚哩。亞脫道。我也不必再娶。我的愛心。已經跟了麥加來死了。我看世界。空洞洞。久已與我無望無礙的了。他母親聽了。甚爲傷感。便道你這樣。拿定主意。我是沒有抱孫的指望了。亞脫道。這事叫我也無可奈何。但願上天佑我。有一日尋着女兒。便是我的生機了。從此後。他母親也不再說。此後李飛力也同住在爵府。他的容貌。是薩克生樣子。靄然可親。那舉動品行。人都愛敬。亞脫極寵任他。因他事事可靠。將這心事也告訴了他。李飛力聽了。就勸亞脫再登告白。優加酬謝。又提醒了亞脫尋女的心。

有一日當五月裏。早上。李飛力要到拉司頓去。正在那裏打算。還是騎行。還是步行。忽然老管家進來說道。爵爺候你。在書房裏。請就去。李飛力答應着。轉身走到書房門口。立定了脚。覺得這房裏另有一個景象。但見亞脫靠在椅子上。面色變白。在那裏發抖。費太夫人立在他身傍。出眼淚。似有一種驚恐的形狀。旁立一個千伶百俐的生客。這個人一見李飛力進門。便頓住不說了。李飛力便問亞脫道。表叔有什麼事。還是有病麼。亞脫道。謝天保佑。我的女兒已尋着了。李飛力道。在那裏。那生客便插嘴道。已經曉得他移居的地方。不曉得他這幾日還住在那裏沒有。亞脫向李飛力道。這位就是偵探員。勃蘭先生。又向偵探道。請你細述一編。勃蘭道。前禮拜有一個老婦來尋我。說從美國回來。看見尋女告白的話。這個老婦。名叫麥庚娘子。十七年前。他住在靈登街。十一號門牌內。有一位好華先生。來租他的房子。給他夫人住的。他自己就到印度從軍去了。留下夫人女兒。與他同住。後來好華夫人。接到印度來的病信。即將女兒託麥庚娘子撫養。因爲他將赴美國去。只得寄養在江夫人處。

這江夫人就是好華夫人的保姆。住在啼望省的蝶彈兒莊上。我聽了麥庚娘子的話。叫他下一禮拜再來。當夜我就到蝶彈兒去。那地方冷僻。到那裏探得江夫人的住處在草田巷底。羅士麥宅內。方知他有兩個女兒。一個叫黛茜。一個叫麥加來。但這江夫人數年前。已經搬到坤思鄰去了。李飛力便道。現在打算怎樣辦法呢。勃蘭道。麥庚娘子現尙在門外。亞脫就叫進來。一見麥庚娘子。亞脫好似亡妻麥加來。帶了一個信來。登時變了色。連麥庚娘子招呼他。也不留神。停了一會。方纔開口說出一句話來。亞脫退了衆人。獨留麥庚娘子在裏頭。便問他和妻女同居數月的事情。詳細問了。又不覺痛哭起來。麥庚娘子道。我還記得好華夫人說道。寄女的事。到了印度。自然會面述的。再想不到洋后的事。亞脫道。唉。不必說了。我若尋到女兒。隨後再補謝你罷。說到這裏。李飛力進來問道。怎樣辦法呢。亞脫道。現在要立即到坤思鄰去。但是我方寸已亂。不能同走。就煩勃蘭先生。同律師庚先生。與你同去。得失就在此一行了。他們三個人。辭了亞脫。乘上馬車。就向坤思鄰去。這裏費太夫人。陪着亞脫。

說些家常。再四安慰他。亞脫道。我也想把這事丟開。不掛在心上。但我總想未死之前。得見女兒一面。也就罷了。

第十回 巧言飾僞

李飛力等三個人往坤思鄰。正是極煖的天氣。下午時候。一路議論亞脫失女的事。庚先生道。有一件案子。與這樁事情差不多。後來直弄到興訟多年。案懸未結。李飛力也沒有聽見。正在那裏懸想。這個表妹。是什麼樣子。滿望他像表嬸一樣。方使得表叔安心。否則表叔這樣人材。在英國頗有聲望。倘尋着一個粗俗女子。既不肖父。又不肖母。不更添一番煩惱麼。李飛力一心懸想。直至到了坤思鄰。自己打一個主意。與其徒添煩惱。不如回去說。已經死了。不願領一個粗俗女子回去。惹得表叔過那煩惱的日子。直到馬車停了。兩個同伴。見李飛力的面色呆滯。也不開口。一味悶葫蘆。打算的樣子。同下了車。就到亞爾賓飯店飽餐一頓。飯後。三個人分頭去探聽這件事。好半日。連江夫人三個字。竟沒有人曉得。偵探的面上。自覺失色。想了一想。

再回到郵政局去探聽。方知道江夫人住的地方。名叫鵲巢。江夫人已經死了。他的女兒尚在那裏。他三個人聽了。就不聲不響。尋到鵲巢。大家都覺得轉折耽閣多時。恐亞脫在家裏盼望得苦。趕緊繞過了大路口。轉灣有一個小花園。圍繞着一所房屋。庚先生指點李飛力道。這裏想是鵲巢了。李飛力等到了門口。叩了門。三個人呆的立着。開出門來。却是一個年老婦人。那老婦滿面驚疑的形狀。暗忖道。這裏那有這樣的生客到來。庚先生搶前一步道。我門探事來的。聞得江夫人已故。他的女兒在這裏。可否讓我們一見。那老婦更覺奇怪。只得請他們進門。到客堂裏坐下。便道。你們要見的。想就是列德了。一面說。一面已走進去。他們三個人。還沒有回答。只見一個頤而且長的美麗女子。面不甚白。自有一種嬌艷動目的顏色。李飛力十分快慰。自想道。我表叔不白費心了。那列德是把這件事揣摩純熟。早已洞悉他們的來意。當時放膽出來。不過頰上同嘴唇略變顏色。此外沒有半點懼怯。他就招呼潘夫人離開。再把門關上了。整備他們三個人的問答。庚先生先開口問道。你可是新

近去世江夫人之小姐麼。那列德聽了。隨即順口回答道。江夫人麼。他是我的保姆。李飛力一聽。便立起身來。搶前盤問。庚先生即忙丟個眼色。止住了他。便問列德道。請問你是什麼人呢。列德道。我沒有別的名字。只有我苦命娘的名字。叫做麥加來。我的保姆已死了兩個多月了。他將死時候。才把真情說出。並且給我許多的憑據。我就起了尋父的念頭。但不曉得我父親爲什麼竟不想到我。庚先生道。請你把江夫人所說的話。細說一遍。再把那些憑據。給我們察看察看。列德點頭答應。就向檯子抽屜裏。取了一把鑰匙。向外就走。一面說着。我去去就來。三個人面面相覷。李飛力道。這樣艷麗。這樣大方。我表叔見了。必定喜歡的。那偵探便道。勿性急。待我再試試他口氣看。說話未完。那列德來了。手中拿了一個小包。就是超等優伶。還沒有拚得這麼俏。李飛力就掇了一把椅子。放在他面前。列德低着頭。看也不看。慢慢的坐了。說道。我只曉得我娘叫麥加來好華。未嫁之前。名叫鴉兒小姐。江素珊是我娘的保姆。我的外家中落。後來我娘就當了教員。與我父密婚的詳情。我卻不熟悉。我父

的姓。保姆也約略記不清楚。也沒有地方探訪得出。只曉得稱他亞脫兵頭。我父從軍。調到印度。我尙幼小。因我娘去印度探病。把我寄在蝶彈兒江保姆處。他面允我娘。把我同他的親女一般撫養。說到這裏。他居然也神色慘淡。聲音嗚咽。滿臉悲哀的樣子。說道。那曉得洋后竟失了事。我娘可憐傷了命。從此竟沒有人來過問我。只有保姆盡心竭力的待我。卻難爲他。沒有露出一點痕迹。直到臨死纔說這一番真話。列德說到這裏。面有怨色。庚先生道。後來怎樣呢。列德就把小包打開。指着道。這一封信。是我娘親筆寫的。這戒指是我父贈我娘的。這小匣當中是我父母的頭髮。他一面說。一面逐件指點。清清楚楚。李飛力看得出了神了。庚先生就把麥加來拿出來的信。細看一遍。便問道。你的保姆。有這許多信件。何不早告訴你。列德道。正是。又奇怪。又很心。總算是可憐我。讓我過快活的日子。或者有別的緣故。李飛力聽了。忙問道。是什麼緣故。列德方纔把臉向着李飛力凝眸一看。李飛力覺得他的眼光。尖利逼人。聽着列德說道。我苦命的父親也很心。丟我一個人在這裏。聽我死也好。

活也好。說到這裏。就嗚嗚咽咽哭起來。庚先生道。不要這樣說。你父的性命。都交付在尋你的事上了。十幾年來。煞費苦心。那費用自不必說。他若不得見你。一生沒有快樂的日子。現在他年紀還沒有老。鬚髮已爲你都變白了。你若曉得他這一番個中情景。你方才的話。也不忍出口哩。庚先生一面說。列德的臉上。已經變色。李飛力也覺得列德似有難過的情形。列德又道。我父究在那裏。庚先生道。你那裏曉得。你父爲了妻女。真個痛不欲生呢。列德聽到這裏。急問道。我父究係何人。庚先生看着他着急得極。便對偵探同李飛力點頭說道。還有可疑的形迹麼。偵探應聲道。沒有可疑處了。庚先生道。這句話必要出在親人的口內。李先生請你告訴他父的名姓罷。李飛力走上前來。握着列德的手。自有一種溫好親密的情致。道。你父本名叫費亞脫兵頭。乃是有膽畧的武員。又是有德行的君子。現已襲李府世爵。富貴極了。列德聽到此處。癡迷起來。覺得幻想竟成。夙願已遂。又聽李飛力說道。現在好了。謝天保佑。尋着你了。汝父久已無意於人世。此番倘若再不得見你。只怕得他有些難保了。

列德呆坐半晌。臉上滾下淚來。不曉得他那裏來的這副眼淚。真算虧他。李飛力又道。請勿悲傷。歸去再說。列德道。我卽欲歸去。李飛力忽又想到道。你寄妹呢。列德答道。他游歷去了。臨別的時候。我已把此事從頭直說到結尾。不錯一字。他也爲我擔擔憂慮。庚先生道。事已了結。寄妹的見證。也可無須。就回頭向着列德道。小姐。我們不應多耽閣時候。也須想襲爵在家裏。怎樣盼望哩。小姐你有閨友在這裏麼。還有未了事情麼。列德道。我也沒有交游。也沒有未了的糾葛。庚先生道。明早就要到爵府去。你豫備來得及麼。列德道。我已歸心如箭了。李飛力道。襲爵多財慷慨。你若要酬報朋友之處。任你做就是了。列德道。潘夫人從我保姆去世後。來此陪伴。待我極好。當教他代我寄妹。照管這屋子。庚先生道。是極。足見周到。就叫潘夫人進來。潘夫人聽了這件事情。又驚又喜。說道。諸位先生。我常對列德小姐說。你像一個女公子。不像江素珊的女兒。現在果然。正是牡丹花那裏會開在青草裏呢。

當夜列德心裏喜極。不能成寐。在自己房裏。反覆思量。現在這件事。竟非我意料所及。我隨機應答。毫無破綻。這樣能幹的律師。精細的偵探。練達的李飛力。都是有閱歷的人。尚無可奈何我。何況別人。這樣的打算一番。非常的快樂。那人間一切的榮華富貴。已經盡在掌中了。當此夜半人靜的時候。天良忽現。又想到他娘的遺囑。自忖道。這樣的陰謀。可成就麼。遲早可有果報麼。違天背理的權利。可能長享麼。忽又轉一念道。照我這樣機警做法。沒有不成功的。還怕什麼。我必定要做到完全才好。到了深夜。就把日裏的問答。細細告訴了潘夫人。便道。現在我已富貴了。潘夫人道。我每想你。不像江素珊。也不像黛茜。到底是富貴中人。列德沉吟半晌。開口說道。我有一心腹事託你。你可記得江夫人死後。有一個少年前來辭行。他若再來。你可認識麼。潘夫人道。我記得清清楚楚。列德道。他約三年再來。不來是萬幸。倘來。請你同他說。我的龔爵的親父接我去了。教他看透些罷。從此他是不能見我的了。不拘他送你什麼東西。你總不可告訴我父的姓名住處。這件事你若辦得好。我定當重

報。潘夫人聽了會意。便道。我總不洩漏。你放心罷。想他別處也探聽不出的。列德自己想道。我所憂慮的。只有一個賴虛登。也許他不回來的。就使他回來。我分位已高。他那裏還敢親近呢。到了第三日。李飛力就來迎接列德。一路打量表妹的形狀。及至到了。見列德穿了一件黑衣。繫了一條長裙。却半點看不出他不像斯文女子。就留意看他。離開這坤思鄰舊居。有無留戀的情狀。但見他一雙玲瓏漆黑的眼睛。竟無半點眼淚。得意揚揚的上了馬車。列德覺得這一路風光。是生平所未曾經歷過的。傍晚到了爵府。列德先見了這一所高大華美的門面。更加心喜。李飛力向列德道。這就是爵府。襲爵想已盼得心焦了。這一日。亞脫在府裏。儘力鋪張。迎接女兒。合府執事人等。站滿兩旁。費太夫人也穿好了禮服。在客堂裏望着。亞脫狂喜。想出門口去迎他。却又把脚步止住。對費太夫人道。我在書房裏候着女兒。母親叫他來見我罷。說着。到書房坐下。那列德的車。到了門口。聽得門內一片歡迎的聲音。那些人的眼光。都射在車上。但見一個頰長美麗的少女。嫵嫵婷婷。走下車來。大家一齊向着

他鞠躬。他卻行所無事。大大方方。走了進去。費太夫人見了。趕著上去抱住了。道。我的孫女兒來家了。我就是你祖母。列德一面答應。一面就向李飛力問道。我父親在那裏。費太夫人攜了他的手道。我領你去。到了書房門口。費太夫人止步道。孫女兒。你快進去見你父親。他盼久了。列德便移步進去。但見一間極長的房間。燈光不十分亮。房裏面椅子上。坐着一個人。就是亞脫。臉上又喜又悲。但張着兩隻發抖的手。列德知道不是別人。趨步走上前去。亞脫便把他抱住了。未及開言。列德便道。父親。我也有見面的日子。亞脫這時抱住了列德。似乎死不放手的樣子。停了一歇。纔放聲哭出來。叫道。我的兒。我的麥加來的兒。今天我算見了你的面了。因卽放了手。細細的看他。一面看。一面便道。你到長得極美。但是不像你娘溫和的臉兒。柔媚的眼睛。不知你說話。可像你娘的聲音麼。列德道。我聞江素珊對我說。我的聲音不像娘。只有皮色像父親的。亞脫道。你的頭髮烏黑。也不像你娘。我自從你小的時候抱過。到今日再見。已經十幾年了。我爲了你母女。那一刻有人生的快樂。天可憐見了你。

的面。我死也甘心的了。列德跪在膝下。說了些至情至理安慰的話。亞脫聽了。甚爲快樂。少刻。費太夫人同李飛力進來。費太夫人道。這樣的一個孫女兒。真教我喜出望外。我領到你父親辛辛苦苦替你布置的房裏去罷。昨日已經替你選了一個女傭人。諒你必得用的。亞脫又把列德抱住說道。我覺得一刻也不能離開你。你去。就來。費大夫人就領了他去了。亞脫就向李飛力道。我女舉止也大方。聲音也清。是什麼人教育。才能成就這樣的氣度。李飛力道。他的保姆。也是個上等婦人。想必他竭力講求家庭教育。所以能夠如此。亞脫道。他自己的女兒在那裏。李飛力道。現在陪伴一個女子游歷去了。亞脫道。待他游歷回來。我將他與我女兒。一例看待。保姆雖然死了。也可補報萬一。他們仍舊在一塊兒姊妹相愛。豈不好麼。這時候亞脫的快樂。把平時的悲愁情景。都換去了。晚飯過後。大家在書房裏談說。亞脫一直拉了列德的手。列德把那江夫人交他的東西。就是那麥加來的信。並戒指。和匣裏頭髮。都拿出來。給亞脫看。一面說道。這幾件都是我的命根。亞脫把物件拿在手裏。觸景

傷情。未免又傷感起來。對列德道。我要留下這頭髮匣。同那戒指。我見物如見人。你愛什麼戲玩。我好換給你。列德含笑說道。我這個人。也是父親的。何況這兩件東西呢。亞脫收了這兩件東西。就廣集親友。並傭人。當着衆人從頭說起納福密婚。印度染病。洋后失事。坤思鄰尋女。前後一切大概情形。又領列德與大家見面。當時麥庚娘子也在坐上。列德見了。有些驚皇失措。亞脫含笑向麥庚娘子道。我女已長成了。不知他從前的容貌。你還記得否。麥庚娘子道。他娘的面貌。我尚記得清。他那時卻尚幼小。已經依稀恍惚了。亞脫又向列德問了些他姊妹情形。列德隨問隨答。亞脫說到要領他來同居的話。列德就有些不願意的樣子。亞脫又道。你明日可把你身上的孝服除去了。祖母已爲你備好新衣服在那裏了。隨後再添裝飾。說罷。當夜各自安臥。在亞脫見着女兒。又想着亡妻。未免因思成夢。那列德却滿懷快樂。已忘了本來面目了。

第十二回 蛾眉用意

過了一個月。列德覺得一派順境。沒有一事不稱心。那衣服是費太夫人極意選得好顏色。新花樣。還雇了一個法國裝飾婦女。替他照料裝飾。亞脫又給他無數珍寶。並那李府著名的金剛鑽。在英國算得數一數二的。也給了他。此時艷服濃妝。打扮得愈加美麗。列德有時關了房門。把衣服珍寶細細摩玩。暗地僥倖道。我從前想一件也想不到。現在還嫌他太多哩。那時賴虛登送我的東西。現在還算什麼呢。有一日。亞脫領了他周游府第。直到了懸畫的密室。亞脫將各架子上的錦幔。揭了起來。逐一指點道。這都是李府歷代名人畫像。男多勇敢。女多貞潔。從沒有玷辱家聲。真正難得。我所憾的是不能與你母親來到此地。列德問道。我娘有照像沒有。亞脫道。有。我已送意大利着人油畫。畫好了也要懸掛在此。兩人說說笑笑。隨意游行。又領到一所極幽靜的房間。亞脫道。此房間。近幾年來。未曾用過。因上代太夫人的遺照。尚在。神采逼真的。遂攜手入內。列德一見照像。陡覺失色。身體有些發抖。因為這照像。雪白的頭頸映着金黃的頭髮。含笑迎人。宛然是黛茜的影子。亞脫道。此照本來

也應懸掛在畫室裏纔是。列德聽了。心中想道。有什麼法子。滅了這個痕迹就好了。否則倘若黛玉來了。從此露出破綻。怎麼得了呢。從此就起了一個惡念。便向亞脫婉懇道。這照像活脫可愛。可否懸掛我室中。亞脫允了他。隨手取了畫。竟掛在他房裏了。列德又問道。不知我母來過此處沒有。亞脫道。這屋是我母舅的。現在我襲了爵。並襲了這產業。將來我死之後。都是李飛力的了。列德聽了。便牢牢的記在心裏。那亞脫時時留心列德的學問。覺得他欠缺的甚多。那音樂和繪畫。竟連名目也說不出。有時談說到此。他竟無詞可對。也自覺慚愧。亞脫便將這事和費太夫人商量。有一日在花園裏。遇着列德。便對他說道。你的學問太淺。似乎在我們這等人家。還要再求進步。列德道。這事祖母也說過。亞脫道。我想同你游學兩年。方可以合到這個程度。我當先領你到法國。再到意大利。使你曉得地球上名勝的地方。並那名人。的事蹟。列德聽了。似乎不甚願意。亞脫道。這兩年中。也並不勞苦。我要選一個最穩妥的女伴。伴你游學。兩年歸來。你就是社會上第一個名譽人。體面人。你願不願。列

德只得答道。我極願的。亞脫道。我還要將你的寄妹接來同住。以報他母親教養你的恩德。列德嘴裏雖然應答。他那猜忌陰險的心腸。已同轆轤一般。不到一禮拜。亞脫就請了一個朋友的寡妻。是上等有學問的人。名叫麻起。結伴同行。從此亞脫就同了列德麻起等游歷法國去了。李飛力便約在意大利相見。爵府裏只有費太夫人留守。在家照料一切。亞脫等到了法國。游歷一年。便到意大利。列德年來學有進步。脫去那種山林氣象。聲音也清脆了。言語也溫雅了。亞脫寫信叫黛茜到拿潑兒來。黛茜回信說。要等兩月。事情了後。便可如約。亞脫又寫信去催李飛力來。李飛力的回信說。這個禮拜內准到。亞脫盼望更切。不數日。李飛力到了。適亞脫不在那裏。麻起亦有別的事情出外了。那傭人就領了他進來。一進門便有一個容貌莊麗的女子來接他。李飛力吃了一驚。再看時卻認得是列德。便想到坤思鄰初見面的樣子。而今竟判若兩人了。列德見了李飛力這種英偉。這樣華貴。那得不又敬又愛。兩人見面後。暢叙一番。亞脫也回來了。見了便向李飛力道。你可同住在這裏罷。等列

德走開了。亞脫便問李飛力道。你看列德的現在情形如何。李飛力答道。他現在自然更莊麗了。令人可敬可愛。表叔也不枉一番教養。亞脫聽了。十分快慰。又道。來年我領他回去。叫他到社會上做一個出色的人材。李飛力道。這個自然。但不知他的寄妹。可曾見過。亞脫道。再歇幾個禮拜。就要來了。我便當一同帶他回國去。你明日同我去看我妻的油像。李飛力道。怎麼列德一點也不像父母。亞脫道。我也是這樣想。這時候。列德一意的羨慕李飛力。不獨在相貌品行上。再想到他將來襲爵。我不嫁了他。豈非是現成的富貴榮華。都讓他人了麼。這樣一想。他心上就愈加丟不開了。亞脫也覺得他們兩個人。彼此親愛。但覺李飛力與列德是兄妹的至情。却不像列德的愛李飛力。別有一種親熱情狀。從此亞脫便留心細警。見他們有時坐談。李飛力走開了。那列德便忽忽如有所失。已經看出點兒形跡。又見列德走進房去。自言自語。隱隱約約聽着他有李飛力太覺無情。怎麼沒有我在心上的話。亞脫纔曉得列德的心事。却把這件事記在心上。不時留心看着李飛力動靜。毫無相干。亞脫

過了幾日。便叫李飛力來問道。你可有完姻的意思麼。李飛力笑道。我還未想到這件事。亞脫道。你已到了成丁的年紀了。你素所相識的女子裏。有合意的人沒有。李飛力道。現在所見。竟沒有合意的。或者還沒有遇着。亞脫聽出口氣。便道。你敢是錯過了。李飛力道。我沒有錯過。若在別的少年。早以擇定了。不過我的意思。在德不在色。亞脫道。照這樣說。還容易找。李飛力道。人呢。總許有。也要機緣湊合。要急切得個合意的。也就甚難。亞脫聽了。默然歎息。覺得殞德的事。已沒指望的了。在李飛力那裏。曉得箇中的緣故。次日。李飛力便約同志出外游歷去了。過了數日。黛茜到來。正是下午的時候。亞脫聽了一想。讓他們姊妹先見面爲是。列德聽了。不免心虛膽戰。事到其間。也是沒法。只得勉強出去。迎接黛茜進來。但見他苗條秀麗。舉止大方。一團誠實的氣度。含着笑容。宛然李府上代太夫人的照像。不覺心內大驚。面色改變。黛茜却心地坦白。一見面。就抱住了列德。流淚說道。我的姊妹。我想得你。今天到此地來。乃龔爵推愛及我。叫我何以報答。列德道。休這樣客氣。我們是舊日姊妹。仍

舊同在鵲巢一樣。黛玉聽了感激。執了列德的手道。這件事真好像傳奇一般。倘我娘還在。不曉得如何快意。說到這裏。列德的面色又變了。說道。你的話。教我傷心。黛玉便轉口道。你現在顏色更加艷麗了。襲爵見了你。自然十分滿意。黛玉又把那別後如何游歷。如何懸念。也告訴他。列德聽了。淡淡的問答幾句。不過說巴黎的學業。麻起夫人的契洽。襲爵的憐愛。李飛力與自己的事。自然祕而不宣的了。黛玉道。世間最快樂的。是家庭團聚。倘我娘尚在。我覺別的事情。總沒有勝過他的。說到這裏。列德又變了面色。說道。你還時刻提他做甚。黛玉道。教我想念的心。如何丟得開呢。列德便道。我領你到我父親替你安排的房裏去看看。回到那房間裏。黛玉見那器用玩具。般般精緻。色色齊全。列德指着一張琴道。這是我父送你的。黛玉驚歎道。前四年在坤思鄰鄉村小屋的時候。那裏想到今日這般光景。列德聽了。順手把房門掩上。低聲說道。你恕我罪。你可否體貼我苦衷。把那坤思鄰的事情。留神些罷。不要口頭說順了。動不動說出來。我父十幾年來苦透了。怕提苦境。就是他自己提起。你

也須用話岔開他。大家省得煩惱。黛茜道。謹記在心。現在只有你我二人。不妨話舊。隨後自然留神了。列德應了一聲道。我暫時走開。讓你換過衣裳。再領你去見麻起夫人。我再叫專派伺候你的人來。於是黛茜換過了衣服。列德就來領他去與麻起夫人見了面。麻起夫人見黛茜衣服樸素。風度溫雅。十分相愛。天色將晚。便有人來傳話。襲爵在客堂裏專候相見。列德一想。這是險境來了。沒奈何。攥了黛茜的手。同到客堂裏去。

第十三回 床前一諾

兩人同走進客堂。亞脫坐在上面。列德便道。父親這是我的妹子。你叫他次女的來了。這時候。亞脫含笑起迎。黛茜見了。自覺悲感下淚。亞脫見了黛茜。心中也似乎觸動了一下。但見黛茜雖無列德的那種妖豔。却處處天真動人。可親可愛。聽他的聲音。似乎是個熟人口氣。看他的舉止。似乎從何處見過一般。亞脫從此極愛黛茜。常與他坐談。自然親熱起來。列德見了。尚不介意。以爲必不至露出真情。黛茜在這府

裏是平等地位。不過列德暗中隨事節制黛茜。在黛茜知恩感激。待亞脫如父親一般。起初因列德的所囑。從不提坤恩鄰的事。日子久了。亞脫却先提舊事問道。我只聽見你講意大利事。從不聽見你講英國的事。也從不提你的切己的舊事。並你娘生前死後的情由。黛茜聽了。婉答道。只恐怕觸動你的悲懷。所以不說。亞脫便道。我那裏無情至此。我總想有一日去看看我女兒十幾年寄居的所在。還要去看看你母親的墓所。這麼說來。黛茜覺得列德從前的叮囑。是過於小心了。現在列德逐日同那富貴摺紳的眷屬。讌會往來。十分得意。黛茜未來時。肚裏還懷着鬼胎。未免有些擔憂。現在是不消慮得的了。一日。李飛力回來時候。正是亞脫同了麻起夫人坐在那裏。靜聽黛茜彈琴唱歌。不覺得有人進來。李飛力走到門口。但覺琴聲歌聲。悠揚清雅。跨進門檻。只見一個女子。一面撫琴。一面唱歌。心裏想道。必定是黛茜了。又見亞脫同麻起夫人聽得出神。覺得這家庭和樂的氣象。十分快意。便放輕脚步。走到亞脫的椅子邊。叫聲表叔。我回來了。亞脫見了。甚爲歡喜。便道。你回來了。我爲你

介紹同我次女。就是列德的寄妹相見。李飛力就向黛茜恭恭敬敬行了一個鞠躬。黛茜停了琴歌。卽忙還禮。李飛力注目一看。便覺愜心當意。心內想道。好個端雅女子。未知他已對親否。亞脫對李飛力道。列德已赴公爵夫人跳舞會去了。你還是到那裏去。還是在這兒。李飛力道。我願在此。還有許多游歷的事。要告訴表叔。亞脫聽了。心裏不悅。因他與列德未免太冷淡了。只得勉強坐談數刻。列德回來。見李飛力坐在亞脫黛茜的中間。三個人在那裏談笑。這樣形狀。在列德眼裏。格外分明。自然心裏有些醋意。李飛力隨卽招呼了他。慇懃敘話。列德却句句留心。覺得他的話。何嘗不親切。但所說的。都不是列德愛聽的。因此列德心中大爲失望。到了第二日。李飛力對列德說道。我看表叔的氣色甚晦。恐怕病魔乘隙而入。你覺着他近來起居怎樣。列德道。想係水土不服的緣故。李飛力搖頭道。不是不是。我昨夜聽對黛茜說話的聲音。再看他的面色。似乎又觸動當年的傷心景象了。列德道。此時且勸解勸解他再說。李飛力道。現在他心事已了。精神一散。得病更利害呢。遂大家商議。力勸

亞脫回英國去。收拾行裝。不再耽擱。到了家。亞脫的病勢。日增一日。黛茜焦愁萬分。列德也毫無主意。兩個人輪流陪着。所有英國著名醫生。都已診過。毫無轉機。那李飛力自從會見了黛茜。彼此都有愛慕的心。惟有列德心中。只專注在李飛力身上。牢不可破。所以亞脫病臥床上。湯藥一切。都是黛茜伺候。那列德全不在意。黛茜每等亞脫睡後。便細心檢點幾樣適口的飲食。伺應他。又趁他將睡未睡的時候。把他平素喜聽的歌曲。唱給他聽。替他解悶。直到亞脫將死的一日。黛茜還跪在牀前。哀哀禱告。這一夜。正在彌留時候。黛茜還在亞脫身邊唱歌。與他聽。看看他兩目已閉。氣息微弱。似乎睡着的樣子。黛茜自不敢驚動他。少頃。亞脫嘆了一口氣。黛茜就低下頭去安慰他。用手向他額上輕輕一按。再子細一看。頓喫一驚。見他眼光直注在自己面上。嘴裏說道。麥加來亡妻。到底與你見了面了。黛茜低聲應道。你夢囈了。我是江黛茜。亞脫聽了。把眼睛一轉。似乎有些曉得。便道。那個同我說話。這聲音好像我與我妻臨行話別的一樣。黛茜你沒有看見麼。黛茜聽了。知道他病勢垂危。也不

與他分辨。亞脫又道。我心上明白。是我麥加來的聲音。我是等不到明夜。必與我妻相見的了。黛茜你快去請我母親同李飛力來。我即刻要見一面。黛茜看他氣色大變。飛步去叫費太夫人。同李飛力都來了。立在牀前。亞脫便道。母親。我妻已來叫我了。切勿離開我。現在讓李飛力一人在此。我有話囑付他。少刻。母親再同列德進來。大家只得退了出去。李飛力跪伏床邊。但見亞脫睜眼對着他道。李飛力。你是承襲的人。我也愛你同兒子一樣。你也曉得我一生只有一點骨血。我這心事。你若不答應。我心終不死的。李飛力哭道。表叔有事。我都可做到。亞脫道。那就是了。你待我死後。服滿了。你當應允我娶列德爲妻。這是最關心的事。李飛力在這靜室中。這幾句話。字字聽得清楚。不便回答。因他心裏注意在黛茜。與列德本不合意。亞脫又道。列德貌美。人又聰明。又是我襲產的愛女。你想還有比他最好的麼。李飛力聽了。有說不出的苦。只得勉強回答道。表叔的話極是。只怕列德心上。別有屬意的。亞脫道。你側着耳過來。聽我說。我女屬意於你。早已流露言外的了。有一日我見他一個人

在房裏怨你無情。又道愛你甚於愛自己。我今爲這件事。放心不下。只望你一諾。我就好撒手了。李飛力覺得此刻心裏不知怎樣纔好。亞脫這時候。聲氣愈低了。又道。你當看他娘面上。好叫我地下相見。說他所生這個女兒的事。都稱心了。李飛力到此。還未應承。自覺焦灼萬分。忽然手背上滴着幾滴亞脫的熱淚。仔細一看。他嘴唇已變白了。嘴裏還是叫着李飛力。悽慘得很。李飛力到這時候。就是鐵石心腸。也軟了。只得應道。表叔放心。我必娶列德爲妻。說了這句話。覺得亞脫。面有喜色。說道。你旣應允。我死也安心了。我愛黛茜如親女一般。叫他仍伴我母。待他出閣再說。李飛力嗚咽着。一一遵命。亞脫纔回頭招呼他娘。並列德進來。便向列德道。趁我現在一息尙存。我囑付李飛力安排的事。也告訴你一遍。我已將你許配與他。他也樂從。此時李飛力從傍看出列德聽了十分喜悅的樣子。亞脫又道。李飛力。我死你就襲爵。你可攜了列德的手。告訴與他。李飛力低了頭。就把這婚姻上話。又說了一遍。以安慰亞脫未死的心。歇了兩點鐘。亞脫就絕了氣了。那時還是黛茜扶着枕頭。那身後

喪事是不必說。喪葬完了。庚先生到爵府書房。將亞脫遺囑。當了大衆朗誦宣布。遺囑當中。指明李府所有產業。歸李飛力承受。另外三處的地產。歸列德承受。另有一注巨款。作爲費太夫人頤養之費。又有一款。是給黛茜的。那每年瞻養潘夫人麥庚娘子的費用。照舊給發。列德坐在那裏。聽了這遺囑。自己終身得所。暗地快樂。李飛力一切部署停當。便到蘇格蘭去了。

第十四回 鏡下尺書

列德服滿後。交游徵逐。好不意氣飛揚。李飛力本沒有愛情。因受了亞脫的囑託。也只得面上周旋。列德此時暢然意滿。無日不出去赴讌會。有一夜宴罷歸來。自覺疲倦。卽走入臥房坐定了。自己想道。在倫敦最繁華的地方。無人不豔羨我。那些社會上的人。有一個不交接我的麼。那最稱心的事。是李飛力已經問過婚期。這一段意外因緣。將圓滿了。輾轉思量。把房門鎖好了。把粧臺上的蠟燭點着了。面對着大鏡子坐下。向着鏡子。顧影自憐。又自己覺得貴重無比。再過幾個月。便是這爵府裏的

女主人了。又想道。凡事只要人力做得到。沒有不得心應手的。什麼老婆子造這善惡果報的說法。世界上什麼叫做忠厚正直。都被我踏在脚下。畢竟果報在那裏。就是惡事。照我行來。一概都成了好事。現在我的分位。不是居然爵夫人麼。一面對着鏡子裏。自言自語。一面在那裏看珠翠滿前。更覺暢意。忽然看見鏡子下面。有一張摺疊好的字紙。起初毫不介意。無意中偶然拿起來一看。却是一張字條。便打開來。只見上面寫的是。

列德愛卿。我於數星期前已抵英京。即訪鵲巢。滿擬卿必歡迎。克踐舊約。豈意卿已離故土。不復返矣。詢諸鄰近。蹤跡杳然。潘夫人又不肯實言。多方懇請。不能得其隻字。今乃無意中得之。今者卿已自居爲龔爵之女。移花接木。巧不可階。其如誓言猶在何。我已爲卿盡瘁三年。今日之來。正爲了此不解緣耳。卿如真誠相待。不食前言。卽設法白諸戚友。適我心願。願卿好自爲之。約以何時會於何所。得聆歡迎一語。則魂夢俱甜。幸甚。鵲望速復。餘當面罄。

書尾不具姓名。列德認得是賴虛登的筆迹。觸目大驚。魂飛魄散。好像半空中打下個霹靂一般。列德想道。這數年前的情魔。忽又出現。我正當得意的時候。憑空送來一道催命符。怎麼得了。就把這封信。儘力扯碎了。丟在地下。兩脚亂踏。權當踐踏賴虛登的人身一般。又想道。他這樣的窮人。竟有這樣的潑膽。還想我做他的妻子麼。在列德主意。以爲李飛力已經應允結婚。一定要出力助我。管教他性命難保。此刻暫且耐着。讓我見了他。教他斷絕念頭。他肯了便罷。倘若不肯干休。那時再告訴李飛力。也不爲遲。列德心裏喫驚。臉上只是冷笑。忽又想到這信。是那個放在我妝臺上的。我記得出去赴會時候。並沒有見那封信。左思右想。徹夜不眠。怎樣的復他一封信才好。也犯不着與他見面。天色微明。不敢捫鐘叫人。恐怕女傭疑他起身太早。停了些時。女傭退禮司自己進房來伺候。看見他面色變白。雙眼無神。覺得奇怪。等到替他着衣裳。將要着好。列德忽然想着一事。轉過身來說道。你昨夜可曾放一個紙條在我妝臺上。退禮司臉一紅答道。小姐。我想是給你的。不錯麼。列德道。不錯。不

過這樣的信。不從郵局寄來。怎麼你經手傳遞。退禮司道。送信的人說這一封信。叫我放在你眼前容易看見的所在。便得容易看見。列德道。你認得這個人麼。退禮司道。我在這個禮拜內。看見了他幾回。在這屋邊。轉來轉去。到了昨夜。他纔將這封信交給我的。列德故意的做出安詳的樣子。慢慢的問道。他是一個文人麼。退禮司道。我看不是文人。不過是個俊俏少年罷了。列德道。此次我不怪你。下次再見這個人。你對他說。這樣求乞的信。應得從郵局寄來。退禮司出來了。暗暗道。幸事。這回沒有受他的責罵。列德這日。就沒有早餐。免得人見了他的氣色。又盤問他。就叫人拿了茶來吃。默默打算。覆賴虛登的信。這時候。恰恰黛茜來扣門。只得招呼他進來。黛茜便道。姊姊你要珍重些。退禮司告訴我。說你極困憊的樣子。我特地來望你。費太夫人已經在那裏預備你得意的事。對我說了多少的話。都爲着你的事。我等同乳姊妹。痛癢相關。姊姊得有今日。真是前幾年住在鵲巢的時候。再想不到的。你做了爵夫人。還有福慧雙修的人。勝過你麼。列德道。但我頭裏痛。身子也因乏得極。請你轉

告我祖母一聲。讓我休息一日。不要教人來擾我。我不叫人。都不要進我房裏來。黛茜出去了。列德立即寫了覆賴虛登的回信。信裏既無歡愛的話。也沒有授權柄於他。不過求他涵容罷了。又說我有爲難之處。礙難面敘。寫完了。親自送到郵局寄去。但願此信去後。斬斷情魔。就是莫大的幸事。送信回來。獨自坐在房裏。費太夫人進來。便道。黛茜告訴我。說你現在病好了些。已經出過門了。我來告訴你。吉期已定在秋涼時候。孟夫人早晨來說道。有一家珠寶店裏。好珠子極多。我想買些給你添妝。最好與你同去。隨意挑選。列德道。我都不去。費太夫人聽了詫異。覺得他臉上有愁慮的樣子。便又說道。黛茜也同去。約十分鐘就可到了。你趕緊着了衣裳。同坐馬車去罷。這些事列德本來極高興的。因爲有了賴虛登這件事。弄得他一點興致都沒有。費太夫人同黛茜都在那裏等他同走。及至看了這種情景。費太夫人便道。你有什么事情丟不開。列德聽了。怕人生疑。只得起身同去。正在出門的時候。費太夫人說道。我們去買了珠寶。順便到潘先生那裏。取你的畫照。列德聽了不解。費太夫人

道。我不過想到臨時拿出來，使得李飛力一見，更覺歡樂。三個人同去，買了珠寶，拿了畫照。回來時，大家同坐用了午餐。李飛力看見列德臉上變白，好像極困乏的形狀。心裏也憐惜他。飯後走到客堂裏，李飛力想道：他今天變了這樣愁容，莫不是爲我的愛情淡薄麼？就走到他面前道：你昨夜的跳舞，恐怕太乏了。就拿了一本閑書，就近坐在他身邊，讀給他聽。從來李飛力與列德沒有這樣親愛過。又說了許多安慰的話。列德聽了，竟把賴虛登的事情，丟在九霄雲外了。第二日清晨，費太夫人接到郵寄列德的信一封。隨手遞交列德。那信封是藍色的，上面的字，寫得極潦草。比平日往來的信不同。費太夫人一面遞信，一面說道：恐是生意人家收帳的信。列德一見這封信，顏色陡變，含糊應對。將信插在衣襟袋裏，也不拆看。心裏要想扯碎，又不曉得信中說的是什麼。只得待費太夫人出門去了，纔拆開信一看。信中寫的，都是愛情一派的話。叮囑反覆。只要見一面，訂定婚期。看了又羞又怒，懊悔從前不該做這件事。又恨道：我真膽怯極了。他這一點金剛鑽的耳環，就好做買了我的價值。

麼。又悔又恨。每日與費太夫人揀選那送來的衣裳首飾。借此消遣。雖然時常出去赴宴遊戲。但這件事萬不得了的心事。總難丟開。

第十五回 徙居圖脫

有一天晚上。是費太夫人宴客。列德換了一身嶄新的衣服。從房裏出來。到客堂裏宴會。剛到客堂門口。看見一個傭人。手裏捧着一隻銀盤。盤裏放着一封藍色信封的信。遞過來給列德。列德一見。便曉得又是那人的信。那傭人一面遞信。一面說道。剛纔一個人來送這封信。叫我立即上呈。列德點了一點頭。把信收了。不去拆看。只插在衣袋裏。到了席上。那心裏更覺油煎火炙的一般難過。那席上的人。怎麼曉得他肚裏的苦。還是口口聲聲羨慕他。稱讚他。直到宴罷人散。列德回到房裏。卸過了妝。把信拆開一看。比前來的信。大不相同。大畧說的是當初曾經立誓。斷難翻悔。前天路上相遇。你竟同陌路一般。想是你富貴了。怕辱沒了你麼。但我現在必定要你一定一個日子相會。否則我便逕到你家。逼住你成就這事。我是說得到做得到的人。

你須子細想着。列德看了。覺得信中並無半點通融處。都是強硬逼迫的口氣。似乎還有什麼祕密法子。必定要做成功的。此刻總要想法教賴虛登甘心罷休才好。一夜未睡。只是在房裏走來走去。想得只有敷衍過了吉期。那時我已做了爵夫人了。任憑他怎樣無賴。也沒法想我的了。倘現在李飛力得些風聞。必於婚事上有礙。只要過了婚期。那時李飛力曉得。也要顧着自己的顏面。不得不助我了。但願他婚前不來擾我逼我就好。或者避到一個人迹不到的地方去成婚更妙。主意打定。便再寫信復那賴虛登。大意是說。來信口氣激切。毫不體貼。不曉得還能再等一禮拜。讓我完結了爲難的事。這封信裏却是乞憐的口氣。賴虛登接到。拆開看了。冷笑一笑。便道。他想用緩兵之計麼。也罷。就等一禮拜再說。立即復信寫道。準過一禮拜。到了那時若再無消息。我要做不速之客了。這信到列德那裏。看了又怕又恨。把這信扯得粉碎。一霎時氣厥倒臥。恰好黛茜進房來。見列德面脣都白。昏倒在榻上。黛茜大驚。立即叫費太夫人同那退禮司進來。及至列德漸漸醒轉。張開眼。看見他們三個

人伏在他身邊叫喊。那費太夫人道。好孫女。爲什麼這樣。列德道。我覺得病了。心裏煩悶不過。要移到一個清靜的地方。讓我一個人靜養。大家扶着他。移到了一間畧爲幽靜些的房裏。把冷香水洗他的額。看他安睡了。大家出去。極望念他。覺得他神氣都變了。或是感了風火症。也斷沒有這樣利害的。費太夫人向黛茜道。我想不出好法子。他的病怎麼得登時全愈。我還要告訴李飛力去。正在那裏議論。列德却差退禮司來請費太夫人去。費太夫人進得房來。便道。列德。我着你睡着了。我畧放心些。你現在心裏覺得怎樣了。列德道。正爲這事。請祖母來。我不是爲了婚期。忙碌煩惱所致。我的病根。是有了長久了。現在我想歇息幾日。費太夫人道。你儘管歇息。讓黛茜同我陪伴你出門去游玩。你喜歡不喜歡。列德道。極喜歡。但願歇息幾個禮拜。再辦婚事。費太夫人道。不過婚期近了。你喜歡到那裏去。列德道。只要沒有人到。僻靜的地方。就好了。費太夫人道。惠而斯南邊海灘。有個鄉村。叫做生倍。數年前我也去過。確是個塵飛不到極幽雅的地方。想你必合意的。列德道。好極。還要請祖

母應允我一件事。費太夫人道。你說來。我總應許你的。列德道。除了李飛力。不要給別人知道。若傳開去。就有許多親友來探望。那時我又不能靜養了。費太夫人道。就是府裏的傭人。我也瞞着他。李飛力自然祕密的。你放心罷。說完。又笑道。你做什麼。怕人到這個地步。不過圖安靜養息就是了。費太夫人出來。同李飛力說了。自然也樂從。李飛力也只望列德無恙。想來非此不能養病。好在黛茜也願離開這熱鬧地方。列德現在是真病了。就寫信與賴虛登。告訴他。現在臥病在家。不能出門的緣故。隨後接着回信。說是不問你病不病。到期我必踐言的。這樣的回答。一步緊一步。心事怎能放得下。病中越覺愁急煞人。外面的人。聽說列德有了病。大家也覺得掃興。那些宴會跳舞場中。都覺減色。當日費太夫人收拾應用零星物件。隨身帶到生倍去的。同黛茜伴着列德。帶了幾個傭人。暗地雇了車輛動身。費太夫人愛護列德周摯極了。這動身的日子。便是賴虛登約期前三日。到了生倍一看。沿着海灘。一片樹林。藏着一所極高敞的房屋。所有陳設。洗盡繁華習氣。這種清涼世界。怎不令人爽

心豁日。黛茜到了這裏。卻想不到列德爲什麼。要到這幽僻所在。他素性喜歡熱鬧。不喜歡冷落的。想不出他緣故。列德到了這裏。心定了。憂懼的念頭也減少了些。想到那賴虛登也尋不着我了。打算挨過喜期。再回去。就冰消瓦解了。心境一寬。又得意起來。費太夫人。覺得他的面上。日漸腴潤。便道。這裏人地有緣。病就好了。列德道。我也覺得一到了這幽僻地方。心就安閒開展起來。倫敦日日有信來。都說婚期已近。物件備齊的話。在列德耳朵裏所聽見的。都是喜信。屈指八月十三日婚期。現在已是初二。只隔了十日。這一日。李飛力有信知會費太夫人。想到生倍來。列德寫信約他就來。過了兩日。李飛力來了。這日恰恰費太夫人一個人在房裏。說道。列德同了黛茜到海灘上去游玩。最好你也去看看。先叫黛茜回來。替我寫幾封信。李飛力出門。不數十步。就望見海邊。他們兩個人坐在灘邊石上。李飛力走到他們面前。應酬了幾句。把費太夫人說的話。告訴了黛茜。黛茜起身先回。又向列德道。你現在病大好。還須加意珍重些。婚期已迫了。列德含笑答應。李飛力就在身邊取出一隻黑

皮匣子來。嘴裏說道。定親的時候。沒有贈你戒指。今朝我親手給你帶上。你許我從此不褪下來麼。列德道。遵命。便把匣蓋開了一看。寶光四射。只見周圍寶石當中。一粒大金剛鑽。異彩閃爍。不由的愛不釋手。李飛力忽又拿起對時表一看。向列德說道。我要寫信到倫敦去。你還是同我回去。還是在這裏待我。列德道。我帶得書來。就坐在這裏看書。待你寫完了信就來。李飛力答應了去了。列德目注李飛力身上。直看到他進了屋纔罷。

第十六回 發簡燭奸

列德手把書卷。暗想李飛力這樣的人才。到底被我籠絡到手了。正想到得意處。忽然肩頭上一拍。那隻手又粗又大。伸過來。執了他的手。只聽得極熟的聲音。說道。被我尋着了。你還有金蟬脫殼的法子麼。列德一看。嚇的目瞪口呆。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賴虛登。賴虛登鼻子裏哼的一聲冷笑。說道。好一個藏身之窟。你甘言媚語的騙我到這個地步。列德此刻手足蘇軟。只是低聲柔氣說道。你竟沒有憐惜我的心腸。

了麼。賴虛登道。沒有。我轉來問你一聲。列德不待他說完。便道。現在與從前兩樣了。你從前與姓江的自然可以爲偶。現在你同爵府小姐比起程度來。未免相去太遠了。賴虛登又冷笑道。什麼叫做程度。我只曉得境地是會變遷的。那愛情也跟了境地變遷了麼。我與你的愛情。並不在這些富貴上。現在千句併一句。我只要問你。你是不是我的妻子。列德聽了。又羞又怒。說道。你休要胡纏。你自己看看自己。還配想我做妻子麼。賴虛登氣極。厲聲說道。剛纔那灰色頭髮的這個人。是你的情人麼。列德道。是的。他就是襲爵李飛力。我們婚期已定了。你若不放手。自有人來處治你的。賴虛登聽了罵道。天下竟有這種潑辣的黑心女子。四年以前。你傾心待我。說了多少的甜言蜜語。我的心血被你吸盡了。現在把處治我的一句話了帳。可恨。可恨。列德道。再休提起坤思鄰的舊事了。我懊悔得極。賴虛登道。我爲你受了幾年奔波的辛苦。現在落得這樣了局。你還記得我動身那一夜。在坤思鄰小花園裏。話沒完。列德便道。現在這些話。都與我無涉。那裏有拋了眼前富貴。俯就了你的道理。賴虛登

道。原來爲的是這一層。做了我婚姻的阻礙。這個阻礙力。我可以去掉的。這句話一說。把列德驚呆了。賴虛登又道。你到底怎麼樣。列德道。你休想。任憑你怎樣。做出手段來看罷。到這時候。賴虛登氣破胸脯。便道。你愛這灰色頭髮的。有大權力麼。列德道。正是。你便奈何他。賴虛登哼了一聲道。他若曉得了。有人假充亞脫兵頭的女兒。與他結婚。怕得他還要替我出這口氣哩。列德聽得。怔怔的呆了半天。然後說道。你的話憑空從那裏說起。賴虛登道。你從頭至尾的祕密情由。我都曉得。你若真心待我。怕我揭破你的來歷。現在仍照坤思鄰的舊約。我就掩飾過去。列德又道。你曉得我什麼來歷。賴虛登道。我本不願揭破你的底裏。因你背了約。逼我到這個地步。我也不能不說。你說渾身沒有破綻麼。你還記得臨別時。贈我的這本舊書。當時我不留神。你也沒有經意。那曉得書中有你冒名頂替的鐵板憑據。列德聽到這裏。曉得馬脚已露。渾身發抖。要說話也說不出。賴虛登退後幾步。從衣襟袋裏。取出一封信來。遠遠的對他展開。怕他來搶去。兩手拿好。給他細看。一面說道。我直到海面上。纔

瞥看出這件大憑據。你近一點來看清楚了。列德走近一步。兩隻眼光直注在賴虛登手裏。賴虛登又拿一張照片說道。你認得這個人麼。列德看見照像上。是一個黃髮覆額。滿面和氣的女孩。小照下面是女人筆蹟。寫的是麥加來贈江素珊。此卽我女黛茜的照像。賴虛登帶笑帶嘲道。還有錯誤麼。你的臉兒像這個照像麼。慢來。這裏還有一個鐵案的存根。就是這一封信。是亞脫襲爵的夫人。到印度去的時候。臨動身寫的。你聽好了。待我念出來與你聽。江素珊保姆鑒。今寄上我愛女的照像。此像酷肖。望他長大。與今無異。永名之曰黛茜。與保姆親生之女列德。名有分別。望抱渠時常述我愛心。勿使渠忘我。渠頭上黃髮。切勿翦去。是我所愛。至禱至感。麥加來襪衽。賴虛登讀完了。又道。你都聽明白了。這個黃髮的黛茜。就是我這張照像上的麥加來的愛女。他纔是襲爵小姐呢。列德到此地步。人已半死。無話可說。無可奈何。只得勉強放大膽回答道。毫無影響。都是你捏造的。賴虛登道。你是聰明透了。你可曉得還有同你一樣聰明的哩。你再作難。那就你死期到了。你可曉得我到過蝶彈。

兒。還有人曉得江素珊的女兒。還有人記得有個少婦抱了黛茜到那裏的。現在都叫來當面對證。也做得到。列德聽到這裏。只有掩面痛哭。賴虛登又道。這樣的真憑實據。這樣的活見證。利害不利害。你還有遮天掩日的法子麼。你現在到手的富貴榮華。你趁心遂意的情人。可曉得到這件事情敗露的時候。丟掉的丟掉了。斷絕的斷絕了。怕你還置身無地呢。列德聽了。覺得句句中了他的心病。不由不心如刀刺。顯出一種垂頭喪氣的形狀。賴虛登見了。得意洋洋。說道。現在你死活在我掌中了。還是講和罷。果然講和了。我把你的事秘密起來。那時你依然富貴榮華。一生享用不盡。只要你仍舊嫁我就是了。列德也不回答。賴虛登又道。你膽大些。這事可向李飛力說明。我是你四年前的情人。現在出門回來了。你再對他說真心愛我。他是個好男子。自然許你自由了。那時我們成了夫婦。你有亞脫襲爵的一分遺產。尚不失爲一個富家婦。否則我先到李飛力那裏。再到真亞脫小姐那裏。把你的隱情詭計。一一五十一。對他們兩個人說了。我再把這件事登了新聞紙。教通國皆知。那平日奉

承你的人。把你的人名字。傳揚開去。轟動一時。到那時這位假冒的小姐。恐怕要請到警察監牢裏去坐坐了。賴虛登說了這一番的話。列德已哭得眼淚都乾了。身子伏在地下。停了片刻。列德開口道。你這樣刁難我。已逼我到盡頭路了。當真你沒有。一點憐惜的心麼。賴虛登接口說道。願不願。聽憑你自打主意。我說的話。誓不改口。這話說了。列德就跪在賴虛登面前。哀求道。你竟沒絲毫舊情麼。隨便怎樣。你總要寬限我幾日。再回覆你。賴虛登道。也好。你還想設法擺布我麼。好在你要死要活。都在我掌握中。我再限你一個日子。諒你也飛不到那裏去。列德做出哀艷動人的形狀。對賴虛登道。我想回去了。賴虛登看了他的形狀。聽了他的聲音。似乎有些轉意。便道。你回家去。我也暫且放手。再等一個禮拜。望你回音。你必須指定一個地方。列德道。我們禮拜四回家。約定了禮拜六。早晨七點鐘。就在我家左近樹林裏會你。那時候就有定局了。賴虛登說道。記着。再會罷。大踏步的走了。嘴裏還說道。他經我這一番話。也就夠了。可憐的列德。我望你回心轉意的好。

第十七回 殺機日逼

列德看着賴虛登去了。又羞又恨。又氣又怕。那滿腔的得意。被這一陣風。吹得來乾乾淨淨。只結成了一個貪生怕死的念頭。却說李飛力寫完了信。就來伴列德。走出門外。遠遠望去。見有一個人。在列德身邊。再一看。那個人匆匆走開了。過來恰恰對面相撞。是一個少年人。滿面怒容。帶着些殺氣。形跡可疑。及走到列德身邊。覺得列德一點鐘前。一個眉開眼笑的面色。現在變了個驚慌失色。靠着石頭。倚在那裏。李飛力連忙扶了他起來。把他樓在胸前。便問道。你爲什麼變了這個樣子。是不是舊病發了。把我嚇的。了不得。列德也不回答。掉過頭來一看。李飛力又道。你受了驚嚇麼。我看見一個粗人。纔走開去。可是爲了他麼。列德道。不是。我在太陽底下。時候多了。病軀經不起。李飛力道。祖姑母說你的身子已健。爲什麼又這樣呢。想你必遇到了什麼事情。這樣太陽光。有什麼碍。莫不是剛纔那個人驚嚇了你。你不便說出來。我覺得他同你在這裏講過話。列德道。你看錯了。我覺得乏力得狠。我要回去。李飛

力聽了。也不再問。心裏十分猜疑。列德道。你莫把剛纔情形。告訴我祖母同黛茜。省得他們爲了我又擔憂。李飛力答應道。是我同你回去罷。我們明日也可回倫敦去了。李飛力就拉了列德回去。到吃飯時候。列德照舊來吃飯。並沒有病容。過了兩日。大家搬回爵府。費太夫人的意思。要將爵府極意裝點一番。李飛力也以爲然。預備各事。應有儘有。富麗堂皇。列德天天看那熱鬧情形。又覺快樂。他心裏只要把賴虛登這件事丟開了。就十分適意。眼見得這樣的美麗的洞房。珍貴的粧奩。越想越快樂。轉念想到賴虛登一面。決意回絕了他。總是他貪戀榮華富貴的心思。但下一日。就是與賴虛登約會的日子了。這一夜裏。就要預備着對付他的話。抵制他的法子。纔好。這爵府裏。因婚期在卽。大眾忙碌。還雇了法國的有名廚子。供應酒饌。沒有一個不艷羨歡喜。那李飛力近來。看見列德。也極得意。不過同列德談心。覺得他說話帶些淒楚的聲音。又覺得他的說笑。都是勉強。就是臉色。也帶着愁怕的樣子。李飛力又記念他。又疑慮他。一面躊躇。一面走來看列德。列德正在憑牕消遣。但見雲影

翳天。樹陰疊翠。好個風景。想起來。再過了幾日。做了爵夫人。那就華貴極了。這些房屋器具珠寶金銀。都爲我所有。真是稱心足意的了。但現在沒有法子。擺布這賴虛登。只願他死了。斬斷葛藤。我便自由自在。正在凝神思想。李飛力走到他身邊。列德當作賴虛登來了。噢了一嚇。失聲大叫起來。李飛力道。這是什麼緣故。我看你雖是尋樂。總有不安心的形狀。你還有什麼不稱心。如果有說不出的事。也不妨告訴我。列德看李飛力這樣的親切。就要想告訴他。又復縮住了口。想這件事。總要自己做。到山窮水盡。真沒法想了。再同他說。李飛力看他默默無言。便道。府裏有什麼布置得不妥當的地方麼。列德道。沒有什麼不稱心了。李飛力執了他的手道。你爲什麼鬱鬱不樂。你一生的濃福。都在眼前了。難道還有不滿意的事情麼。列德歎一口氣說道。我但願死了就乾淨。說罷。兩淚汪汪。李飛力只道是他病中煩惱的話。便道。你還是靜養了罷。又覺得他的手指冰冷。列德道。我乏力得狠。讓我早些到房裏去歇息。李飛力道。甚好。你耐着性子養息。養息。明日好些。我同你再出門去。便送列德到

房間裏歇息。費太夫人黛茜同李飛力坐在客堂裏。李飛力總想不出列德病的緣故。忽然向黛茜問道。列德近來變相了。從前是極高興。近來似乎厭世的樣子。你可看得出麼。黛茜道。正是。費太夫人。昨夜也問過我。我想他大約或是樂極悲生麼。李飛力道。這也是情理所有的。但總覺得他心裏有件大不得了的事情。他又說不出。你可有些曉得麼。就是我也應該曉得的。黛茜聽了答道。他還有什麼說不出的事情麼。我真不曉得。想起來。他也沒有不稱心的了。李飛力道。我看他的蹤跡可疑。說話也改常了。其中必有大不得了的事。黛茜從旁代爲解說安慰。李飛力道。我明早看了他再出去。我是他的關切的人。應得留心他的。却說費太夫人又到列德房裏來。慰問他的病。那裏曉得他有這麼大不得了的心事在肚子裏。列德的意中也極願有一個人陪伴着他。費太夫人又說些婚期裏辦的什麼粧奩。請的什麼客。預備什麼菜。什麼衣服。什麼粧飾。無非都是愛鬧愛熱鬧的話。他一面怎麼說。一面看列德的臉又變了白色。就向列德道。我說的話多了。你也乏了。歇息罷。費太夫人出來了。

黛茜到臨睡的時候。也來望過他。後來列德一個人在房裏。打算那件事。想到果然回絕了賴虛登。逼得他忿激起來。把我的祕密事情。傾囊倒篋而出。這樣的實在憑據。教我如何辨駁。如何彌縫。到這地步。渾身破綻。還有面目再好見人麼。就不到警察監牢裏去。那眼前的富貴榮華。一定都要失去。那些稱贊我的人。羨慕我的人。定必掉過頭來。嘲笑我。唾罵我。現在婚期各事。都已齊備。連客人都請過了。怎麼歇得手呢。一旦拋掉李飛力。再嫁賴虛登。如何說得出口。那賴虛登這樣人材。怎能出得場。見得人呢。若說嫁了賴虛登。那亞脫遺囑的一分產業。却也過得去。究竟沒有一點兒榮耀了。再想到這幾年的游歷。幾年的教育。一個社會上出色人才。現在去嫁了賴虛登無名的粗人。也教人笑話。想到這裏。決計不嫁給賴虛登。心裏愈想愈恨。便道。主意拿定了。聽他鬧出什麼花樣來罷。拿起對時表一看。已經四點鐘。再過三點鐘。便是賴虛登約會的時候了。主意橫豎已定。就是這有限的時候。也放下心睡一睡。那知疲倦的人。一閉着眼。却十分甜甜。直到太陽上來。方才睡醒。世界上人所

未嘗的苦況。沒有再比他睡醒過來的苦了。第一件是時候到了。心裏猶如亂箭攢刺一般。再至幾分鐘就是七點鐘了。到了時候。不去會他。他必定負氣上門。那時我什麼話對付他。什麼法子抵制他。還是自己出去會他的好。仍舊穿着了宴會的服色。戴上了貴重的珍飾。這樣粧飾。都是平常所媚於李飛力的。外面罩着一件深色的披肩。借此掩人耳目。穿好了。在房裏立着。定一定神。回頭一看。那房間十分精緻。鋪陳一切。都是錦繡珠寶。繁華絕頂了。心裏到有些戀戀的。慢慢的經過客堂。時候尚早。沒人看見。一出門外。迎面有一種清晨的爽氣。露珠滿地。樹葉上還帶着餘潤。路旁開的鮮花。仰面向着陽光。這樣好風景。好天氣。一到了現在列德面前。他一些都沒有覺得。但覺得心裏和油煎湯羹一樣。

第十八回 魔障冰消

列德走上幾步。只見一個人的影子。一閃過去。已到樹林邊。想是賴虛登了。也走上前去。那賴虛登却不顧列德的討厭他。滿面笑容。喜孜孜的走近前來。便道。列德。你

的時候准極。我記得你向來心口劃一。從前的約期。你沒有背過。列德也不開口。待他說到那裏。給他一個回音。再看他什麼樣兒。賴虛登又道。我們到樹林裏去講罷。此番總須停當。在這裏被你家的人看見。也覺得不雅。列德就跟他走進樹陰深處。却是一條羊腸曲徑。外面樹木枝葉。倒垂下來。好像幃幙一般。那貼地的青草。和那野花。都含着露水。列德覺得冷氣刺骨。賴虛登便狂笑起來。說道。這裏可比不上爵府裏的和暖。我此刻是來討回信的。你究竟怎樣。列德聽了。便清清楚楚。結結寔寔。回答他道。不嫁你。聽憑你怎樣的辱我。怎樣的逼我。我便死也不嫁你。聽憑你罷。你就是下一無情毒手。將我所有的富貴榮華。都被你掃盡。可奪不去我的心。我告訴。我的心就是三個字。不嫁你。賴虛登聽了。怒氣填胸。兩目直視。這時候。列德低着頭。還沒有看見。賴虛登氣極。喉嚨都急乾了。便道。這就是你的回音麼。列德道。正是。憑你怎麼樣。這是我最末次的決斷。賴虛登道。你可曉得。我到爵府裏。把你的事。自頭到尾說破了。像你這樣假冒無恥的人。還容你在爵府裏麼。列德道。你由我去。

就算我的事被你鬧破了。他們也不過把我同黛茜調換一個位子罷了。亞脫襲爵臨終時的遺囑。待江素珊的女兒。同自己的女兒一樣。究竟於你也沒有什麼便宜處。你的力量做到這個地步。也就完了。說到這裏。賴虛登眉也豎了。眼也突了。列德還是低着頭。沒有看見。一面又道。他們爲了這婚期。房屋器具衣飾等類。都辦得極頂的。我愛的是富貴。我愛的是李飛力。你安靜些罷。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路。你要錢。無論多少。我都能擔任。你若害了我。你也得不着什麼利益。你去想想看。賴虛登大罵道。我得着的就是報復你。別的我都不要。列德道。你便怎麼樣。賴虛登道。我立過誓。你也立過誓。我不報復你。就是我背約了。列德道。不嫁你。便怎麼樣。索性同到李飛力襲爵那裏。當面說個明白。我也不是一个軟弱的人。等事情做出來再看。究竟是那一個輸。那一個贏。說到這裏。列德忽然大驚。原來兩手被賴虛登硬拉住了。說道。你休想再得意。你休想富貴榮華。我爲世界上除了一個冒騙的奸人。我爲世界上除了一個負心的女子。我現在放不得手了。列德聽了。魂飛天外。到這盡頭路。

忽然一綫天良發現。纔想到他娘臨終的訓誡。真是字字金玉。現在不但沒有面目對人。並死了也沒有面目見娘了。唉。此刻懊悔也來不及。早曉得有今天的事。當初不做這些狡獪的伎倆。豈不無罣無礙呢。又想到從前社會上認得的那個大西兵頭。力大無比。這個人曾經對我說過有用得着他的時候。情願出力。現在到這危急的地步。有這樣的人來救我就好了。嘴裏却說道。當真的麼。賴虛登道。說得到。做得出。我本不願你死。是你逼到我這個地步。叫做不得不然。你還有甚麼話說。列德要想回答。瞥眼看見賴虛登那隻手裏。有明晃晃的東西。料是凶器。意欲逃走。却被賴虛登拉住。兩人就扭住了。一個是怒吼的聲。一個是駭叫的聲。只聽得一聲槍響。把那一樹林的鳥雀都驚飛去了。列德再想不到有這樣的結果。想說一句哀求的話。也來不及。就此呀的一聲。倒臥在地。把那一片含着朝露的花草。都壓倒了。賴虛登也暴怒昏悶。倒臥在地。半晌醒轉來。就跪在列德身旁叫他。定神仔細一看。竟已氣絕的了。便帶着哭說道。我心上極不願殺你的。都是你自己逼到我這條路上去。唉。

可憐我白費了一番心血了。說罷起身就走。也不再回頭看了。那樹上的鳥依然鳴叫。那日光恰向樹林罅縫裏射進。映着列德身上的珠寶光彩。閃閃鑠鑠。那曉得是個已死的美人。此刻爵府裏正是早餐時候。黛茜先下樓來。李飛力同費太夫人隨後也到了。李飛力便問列德在那裏。費太夫人道。他病好些。也就來了。李飛力道。他約我見了他。我再出門的。我十一點鐘。就要出門到倫敦去。現在已經十點鐘了。怎麼絕無影踪。費太夫人就令傭人去叫列德房裏的女傭退禮思來問道。你曉得列德小姐早晨什麼樣。退禮思道。小姐昨夜分付過。不按叫人鐘。不要進去。今朝還沒按過叫人鐘叫我。黛茜道。讓我去看他。告訴他李飛力十一點鐘要出門的。請你們先用早飯罷。我去同了他就來。黛茜去了。約有十分鐘回來了。滿面是驚疑的形狀。對費太夫人說道。列德出去了。李飛力聽了。反覺得放心。說道。他病已好了。想必趁早涼。出去游玩了。費太夫人道。爲什麼他早起不擊那叫人鐘。叫退禮思呢。一面說。一面覺得退禮思的臉。也有驚惶失措的形狀。費太夫人着實狐疑。便問黛茜道。究

竟爲什麼呢。黛茜道。且勿驚疑。我看他的床上。似乎昨夜未曾睡過的樣子。退禮思道。我也不懂。昨夜小姐像沒有卸過妝。現在不知那裏去了。費太夫人向着李飛力道。這是什麼話。李飛力道。沒有什麼。他不在花園裏。就在那草地上。或者還在這屋裏。我同黛茜去尋他。就叫退禮思在此陪了費太夫人。又道。不要到外面聲張起來。費太夫人道。你對列德說。快來罷。我已擔不起驚嚇了。李飛力答應了。便同黛茜從書房客堂等處。滿屋都尋到。只是不見。黛茜驚慌得狠。李飛力道。我們外面去尋罷。走出客堂幾步。見了兩個傭人。李飛力道。你們看見列德小姐。告訴他要用早餐了。說完。自己便到處去尋。歇過了半點鐘。那兩個傭人回來告訴道。尋不着。李飛力到這時候。也着急了。便向黛茜道。你去請費太夫人同到列德房裏去。我也到那裏去。大家都到了列德房裏。逐件細心察看。所有夜間與早晨應用各物。那隔夜灰塵痕跡。都未移動過。費太夫人道。明明昨夜未睡。又向李飛力道。怎麼好。李飛力道。立刻見分曉的說罷。就去擊那大廳上的鐘。傳喚闔府裏的傭人齊集聽差。李飛力叫他

們悄悄的趕緊去探訪。衆人聽了。分頭去了。

第十九回 香埋玉玷

黛茜問李飛力道。我們不如出去尋他。李飛力道。我倫敦是不能去了。這是我切己的事。不了結。心上也放不下。面上也過不去。請你去陪了費太夫人。多方慰勸他。我這個疑團不查明了。怎麼得了。黛茜答應着。就到大餐間裏。陪伴費太夫人。費太夫人。一時心驚氣厥。臥在榻上。衆人忙亂着。費太夫人醒轉來。對黛茜說道。你們一得信息。就來告訴我。我現在又想到兒子了。到我兒子泉下無知。也省得傷心。黛茜道。現在李飛力同了傭人都出去尋找。想必總可以找着。費太夫人道。李飛力猜他有什麼隱情。設或被他猜着。便怎麼樣。黛茜只得執了他雞皮發冷的手。極意安慰他。耽延半日。那尋列德的人。還是沒有回音。那李飛力率同衆僕出去尋覓。一路心慌意亂。茫無頭緒。有一個僕人道。爵爺。我們到那僻靜處去尋罷。怕列德小姐。被人暗算了。也不可定。一面說。一面轉過樹林。不隄防樹林裏。一陣脚步亂響。潑風似的。

飛奔出三個僕人來。氣喘吁吁。面無人色。狂呼救命。李飛力留神一看。見這三個人中。有一個是列德最親信的馬車夫。他一見李飛力。連忙說道。恐怕有些蹊蹺。我們看見草裏露出一幅極華麗的衣襟。不敢動他。爵爺可去看一看。說罷。隨即領導。大家都跟了進去。李飛力步步留心。忽然眼前亮光一閃。趁着樹枝罅縫。一線的日光。照着草裏。光彩眩目。又飄出一縷黑髮。在草裏搖動。大家氣餒。不敢出聲。逼近一看。只見一隻女人的手臂。戴着金鋼鑽手釧。露出半段。在那衣袖外面。李飛力心裏。早已明白了。衆僕人見了這個樣子。都退下幾步。李飛力便把腳邊的野草着底撥開一看。正是列德。面色如生。依然嬌豔。不過沒有呼吸氣了。不覺痛哭失聲。跪在列德身旁。把他身子抱了起來。坐正了。陡見身邊有一支手槍。一面哭道。這是被人打死的。是什麼人下這毒手呢。就叫了兩三個僕人快快去乘最快的馬。請最近的醫生。另外再發電報去。多請幾個名醫來。旁邊站着一個老些的僕人。便道。爵爺。你心口已經被槍彈打穿。看這樣子。只怕難救了。李飛力一看。也曉得絕望的了。一面號

啣大哭。一面把列德的面遮了。心裏想道。這死得不明不白。怎麼教人不傷心呢。衆僕人看了。這樣悲慘。大家傷感流淚。少刻。李飛力就叫人折了些粗樹枝。紮成一個架子。把列德安放在上。再把他的衣服整理整整。把他的手也放好了。叫人擡回家去。進得大門。一逕送到他房裏。留了幾個女傭看守着。李飛力便下樓來。見費太夫人同黛茜。費太夫人一見李飛力。立起身來。便問道。尋着麼。李飛力含着淚。帶着悲聲。答道。尋着了。費太夫人道。現在那裏。李飛力道。在他房裏。費太夫人道。究竟怎樣。李飛力道。已經說了這半句。竟不由你不傷心。兩手掩面痛哭起來。一面哭。一面執住了費太夫人同黛茜的手。嗚嗚邑邑說道。已經死了。只得忍耐些罷。黛茜聽了。淚如雨下。費太夫人已經昏倒了。黛茜同李飛力過來扶着。帶哭帶叫。少時蘇醒過來。黛茜又問李飛力道。怎樣死的。李飛力道。被手槍打死的。黛茜道。是什麼人呢。我姊姊沒有什麼冤家。也沒有什麼錯處。怎麼會慘死。李飛力道。他必有一件隱情。就被這隱情送了命。我纔遇着那花園裏的人。對我說。早晨看見。列德同了一個壯健的

少年人。走過他的花園。他也不曾留意。我想這個人。必有一段不了的隱情。你可曉得你姊姊平日來往的。都是什麼人。黛茜道。這倒不曉得。這一日。李飛力也沒有歇息的工夫。那近處的人都驚動了。都在那裏議論這件事。卻測摹不定。是什麼人殺的。因此地方上。人心驚惶。以爲從來沒有這種沒頭命案。當了一件新聞。傳揚開去。李飛力立發電報。到倫敦去請了幾個著名的偵探來。就近明查暗訪。李飛力懸了二千鎊英金的賞格。地方官也懸賞二百鎊。當時驗尸。就在這客堂上。再查取了各人供詞。驗過了兇器。只是查不出兇手的下落。並因何致殺的原由。那幾個偵探。耐着性子。儘力的分頭探訪。竟把這件事。傳遍了英國。所有見過列德的。羨慕他的人。風聞了這個信息。將信將疑。還有代抱不平。議論要替他設法伸辯的。那爵府裏那些賀客。現在都變做弔客了。禮拜堂裏的喜鐘。也變了喪鐘了。費太夫人。老淚枯乾。只是啞聲歎氣。黛茜一味悲慟。李飛力的哀悼。更不必說了。列德的棺木。就葬在輻登地方的老墳上。從此把一個絕世美人。連他的險詐貪癡。嬌侈驚恐種種形狀。一

齊埋入土裏。消化盡絕了。當夜弔客四散。爵府裏又變了一個淒涼寂寞的景象。費太夫人坐在房裏。卻是年老的人。又添一番哀慘。現在秋涼天氣。已生着火爐。覺得和煖一點。黛茜身穿素服。坐在他身邊。勉強捺住了自己的悲傷。百般勸慰。那費太夫人。虧了有一個黛茜安慰他。那李飛力是形單影隻。在書房裏悶坐着。淌眼淚。這番驚憂悲慘。把他的精神都耗散了。興會也掃盡了。許多事情也無心去辦。只有數年來與列德彼此愛戀的景象。一件一件的。都到眼前來。要排遣。怎能排遣。算是在悲歎裏銷磨日子罷了。

第二十回 花好月圓

有一日傍晚時候。李飛力既覺長日無聊。又因悲傷。添出煩惱。怕見亮光。想把那百葉窗關上。正在關窗。進來了一個老管家。說外面有一個人。有要事面談。特來求見。李飛力道。我今日不適意。你回覆他罷。老管家道。我已對他說過。但是他誠心得狠。難以回他。看這個人。形狀甚奇。只怕實有要事的。李飛力道。他什麼樣子呢。老管家

道。又高。又健。黑蒼蒼的臉。看來又極俊俏。李飛力倒提醒了。記得在生倍地方同列德說話的那個人。就是這個形狀。暗一想他來意。已有幾分覺着。吩咐領他進來。又吩咐衆人預備着。一聽叫人鐘響。立即進來。安排妥當。但見老管家領進那人來了。一進門來。便認得確是海邊對面經過的這個人。老管家退了出去。將門拽上。李飛力就把那人一打量。只見他面目憔悴。似乎許多日沒有歇息的形容。又覺得他走近前來。手脚疲軟。沒力支拄。李飛力舉手讓坐道。足下是有病的人麼。那人道。沒有病。我名賴虛登。新葬的列德。卻是我四年前密訂的聘室。我這幾年航海奔波。積銖累寸。艱苦備嘗。所爲什麼呢。只因當初我出海的時候。他指天誓日。待我三年。那知我回來尋他時。不知去向。後來被我尋着了。他卻把那從前的笑顏。換了一副很相。那一種輕藐我的樣子。激得我怒氣直沖。我一片熱腸待他。怎能耐得住他這樣的待我。說到這裏。李飛力道。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件事呢。賴虛登道。你聽我說。這件事。與我的關繫。不過如此。與你却大有關繫。我本來想把他的隱情。此生絕口不提。

後來想到這樁疑案不得了。我不叫破。這事如何能夠明白。說到這裏。順手就向身邊衣袋裏。拿出一卷紙來。說道。你看看。你就曉得葬在韜登這個女子騙你的法子。比騙我更利害些。他乃江素珊的親女。那個金黃色頭髮名叫黛茜的。乃真正亞脫襲爵的親生女兒。你只要看了這幾張紙。自然曉得底蘊了。李飛力聽了。立即把這卷紙展開來。當中落下一張照像。連忙拾起來一看。活像黛茜的影子。再將麥加來好華所寫的信。細看一遍。恍惚如見這個人。一片愛女的至情。語語懇切。又特地標明黛茜的黃髮。真是天生的證中證。賴虛登道。這一樁證據的關礙你處。不比我更利害麼。此外還有可以指證的。你再到蝶彈兒去。那裏自然有人認得這照像上的女子。是別處來的少婦抱了來。寄養在江素珊家的。這個黑頭髮烏眼珠名叫列德的。是江素珊的親女。李飛力聽了。歎一口氣道。唉。這就是他的隱情了。可憐呀。賴虛登接着說道。他的隱情還有呢。我本不欲再出他的醜。但是現在不得不說個透澈。這幾封信。就是他寄給我的。請你認認他的筆跡。再想想他的說話。他的居心。李飛

力接過來看了。的的確確。毫無可疑。自想道。這都是他背人暗地裏。往來信札。怪不得他失魂掉魄的樣子。賴虛登道。他所貪戀的。是富貴榮華。我佩服他怎樣做到這個地步。想係當時江素珊病中。洩露機關。黛茜或不在他面前。列德聽了。竟起了歹心。想出遮天掩日的法子。機械百出。昧盡天良。所幸者。黛茜還在爵府裏。應該替他位兒才是。李飛力道。讓我將這件事。交給一個精練的律師。必須在律法上。同那道德上。權衡的當。方爲完全辦法。李飛力一面說。一面想他說的話。都關合着自己身上。到此方纔明白列德的隱情。賴虛登又把這一日怎樣的約會我。怎樣的激怒我。直到臨了。紐結不解。手槍一發。應聲倒地。這番話全不藏頭掩腳。停了一刻。又道。這件命案。當可了結。外面人說你已經請了倫敦的偵探來。可同我見見。李飛力就把叫人鐘一擦。不一分鐘。蘇格蘭場的格蘭先生。就開門進來了。賴虛登立起身來。走到他面前。問道。你是警察衙門的偵探麼。偵探道。是。賴虛登道。我現在自行投案。殺江列德的。是我賴虛登。我將手槍彈穿他心窩致死的。卻非有意殺他。實在被他凌

辱激怒所致。李飛力聽了發怒道：「你看得人性命，爲兒戲麼？好說得輕描淡寫。偵探慌忙道：『自有律法處治。』賴虛登道：『是極。自有律法處治。』我做的事，不值貴人一怒。你見我手足棉弱難支，以爲我膽怯害怕麼？我自從列德死後，也沒有睡過，也沒有吃過，自覺毫無生趣。也是我說不出的傷心處。至於這案子，當按律法處治，還是欺騙我，激怒我，逼我觸動了殺機，還是我自己起的殺心。裁判員當能分辨的。」李飛力向偵探道：『速速領了他去。按法律上問他就是了。』偵探領了他交警察所收管起來。賴虛登既經一番氣惱，又連日連夜飢渴困頓，這夜到了警察所，就得了個腦炎症，未及會審，便身死了。那賴虛登的供狀，新聞紙上，只載他手槍彈死列德，卻沒有載着從頭至尾的緣由。這風聲傳揚開去，外人憑空擬議，賴虛登不是瘋癲，便是強暴。除了李爵府裏的人，沒有一人曉得。有這一段隱情，李飛力靜坐了一想，覺得疑竇一旦豁然。回想列德生前死後的事情，一一針芥符合，立起身來，走進裏面，就把這件事告訴了費太夫人。同黛茜知道，費太夫人聽了發怔，黛茜又喜又驚，喜的是自己

眞亞脫襲爵的女兒。驚的是列德竟至於此。果然知面不知心了。最傷心的。前日是父女見面。茫然隔膜。沒有一日天倫敘樂。又想到父親愛如所生。眞正發乎天性。自然與尋常撫養的不同。所好在親自侍疾。親自送終。略盡做女兒的一點心了。李飛力在傍邊。向着黛茜道。『不得。我表叔愛你。眞是父女天性。黛茜一面讀他娘親筆的信。一面傷心。眼淚落滿了紙上。便道。我自幼多夢。夢見這樣臉兒的一個人。總想不出是什麼緣故。那知就是我娘的靈感。但列德已經死得可憐了。請你寬恕他些。把他的隱情瞞過了罷。』李飛力道。那公道必須表白的。黛茜天性長厚。又道。我與他同乳多情。心上眞不忍得。請你看保姆面上。不必再沸沸揚揚傳到外面去了。李飛力道。我當就法律上考察起來再說。過了兩日。著名精練的律師請來了。就把這件事。交給他辦。李飛力同了費太夫人黛茜。帶了律師。都到蝶彈兒。按律法上應辦的法子。逐處細心督核。蝶彈兒有個有年紀的人。曉得這件事的。都願擔保。證明黛茜是江素珊的寄女。還有人記得麥加來母女當日的情景。到此疑案纔定。從此亞脫

襲爵的真女兒。居然在這世界上出頭。這種新聞。流傳歐亞各國。也有笑偵探沒有本事的。也有歎人心叵測的。李飛力等回到爵府裏。備着極大的典禮。教黛茜和宗族親友相會。那宗族親友。覺得黛茜平素爲人。又大方。又溫順。藹然可親。現在自然更加敬愛了。過了幾日。李飛力勸費太夫人同黛茜出門一游。藉此排遣排遣。丟開了列德那件慘事。於是費太夫人同黛茜到意大利去了。李飛力也約了朋友到埃及去訪金字塔古蹟。臨行時。囑咐家人。把府裏陳飾。都收拾起。列德死在那裏的一帶樹林。剗成平地。聽人耕種。列德的房裏器用物件。都散給了外人。把他的房從新裝飾過。把他的油畫小像。放在後面堆木器的舊房子裏。費太夫人黛茜與李飛力一別三年。先後歸來。費太夫人主婚。把黛茜與李飛力成了眷屬。從此黛茜就做了爵府裏的主婦了。那外面羨慕的人。都說道。這纔算個福慧人哩。黛茜性格。本與列德不同。把榮華富貴看得希淡平常。所以沒有一點奢華的習氣。李飛力得了這賢內助。自然愜心當意的了。爵府裏從此安閒無事。十幾年後。有一天黃昏時候。新月

初生。草地上有三四個小孩。在那裏踢球嬉戲。有一個金黃頭髮的婦人。坐在那蒼顏白髮的一位老太太身邊。談講家常。這兩個人。就是黛茜同費太夫人。不但費太夫人日漸龍鐘。就是黛茜也是三十多歲的人。那一羣孩子。都是他的子女。李飛力嘴啣雪茄煙。在那草地榻上。看那小孩頑耍唱歌。天然樂趣。內有一個孩子問道。今天我們到後面放木器的舊房子裏。看見一張油畫。畫的女像好看得很。不曉得是什麼人。黛茜聽了。臉色慘然。李飛力歎了一口氣道。這個人麼。不幸他短命死了。就回答他這一句話。這一束緣的書。就從此收煞了。



林琴南先生講

(說小怪神)

鬼山狼俠傳

二册

長書金斐沙
蘇嚙霸王查

一元 定價

革殘暴殺人
至數十萬雖
己子必盡殺
之後生一子
曰洛巴革其
臣摩波救出
之養爲己子
及長爲王於
斧頭族殘暴
更過其父其
間夾敘神巫
屠殺人民慘
狀妖狐奇鬼
變幻迷離更
有蓮花娘一
節情事尤奇

(說小險冒)

斐洲烟水愁城錄

二册

此與鬼口
狼俠傳似

八角 定價

聯不聯處
處以洛巴
革爲線索
言其伴數
白人探險
斐洲穿火
山穴而出
得白種人
國國有二
女王因爭
婿一客卿
乃肇兵禍
取徑獨新
構局尤幻

(說小怪神)

埃及金塔剖尸記

三册

吾國人於
小說界合

一元 定價

有三大性
質一英雄
一兒女一
鬼神是書
兼擅其勝
殆合水滸
紅樓西遊
爲一手而
言外微情
尤令人憮
然于種族
之感至文
筆之優美
曲緻婉轉
動人則又
不待言

(說小民國)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二册

此書叙英國
撒克遜種人

亡國之餘美
人情懷武士
精神成勃勃
有生氣其中
老英雄恪守
祖國伏臘小
英雄力爭本
種權利卒能
驅去腦門豆
種人再立英
京慷慨悲歌
讀之令人氣
壯文亦細針
密繡繪影繪
聲真奇觀也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通俗新尺牘 八 角

本書都六百餘首分門別類按切現今時勢立
言不特為寫信範本并可增進常識通曉世情

中華民國 公文書程式舉例 一 元

按照法定公文式各項用法詳加說明并選錄
成文以為模範政界學界商界均不可不備

學生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女子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普通尺牘 三冊 五角

商業尺牘 二冊 三角

歷代名人書札 正編 二冊 四角
續編 四冊 六角

歷代名人小簡 正編 二冊 二角五分
續編 二冊 二角五分

此外尚有黃山谷陸渭南諸名家尺牘多種

丙午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一) 東 緣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原著者 英國 李來姆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蘭谿
商務印書館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雲南南京
蕪湖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